

正宗大王實錄

卷之十七

甲辰上

810320
11.17



230218

翻印 7.10.10

國立臺灣大學圖書館典藏
由國家圖書館數位化

辰甲

正宗文成武烈聖仁莊孝大王實錄卷之十七

八年

清國乾隆四十九年

春正月丁亥朔時原任大臣率禮堂請對

上召見于便殿大

臣禮堂請以歲首冊封元子

上曰予所靳許蓋出惜福之意前後下教卿等

可以諒之諸大臣曰元子今已三歲三者數之成也歲籥又屬新正正者歲之

元也今當一歲之元克舉縟禮豈非神人之望乎齊聲仰請

上曰謹稽列

聖朝已創或在八歲或在七歲予亦於八歲始冊元子若當行禮之時豈待卿

等之言姑竢之○領議政鄭存謙右議政李福源退而上劄請早舉封典不從

弘文館亦上劄請不從○停原春道春操因道臣狀請也○諭八道兩都曰歲

首勸農綸音凡幾下矣自予御極未嘗闕也而農比不稔再昨年飢昨年尤飢

是矣但兩賜之為灾哉蓋耕耘多失其時灌溉未盡其利故耳然則所謂綸音

不幾為文具矣乎知其為文具而為之不如不為也今年則欲忽之焉既又思

之凡事未有誠而不格感而不應者則長吏之不用命亦予自反處也吾且盡

吾誠而已矣况今年異於他年者乎中夜蹶然又此呼寫咨爾方伯守令其尚

念之哉嗚呼昨昨年六路告歉往往孔酷兩西亦不得登稔而况是荐飢之餘公

私俱竭朝家捐帑發倉僅僅區劃為目下接濟之方而春後又將懸磬矣所恃

所望惟在今年之有秋勸農之不容以忽其亦明矣民以農為業則宜不待勸而所以不可不勸者蓋因或不暇作勞緩於耕耘也至於今年公私之已竭民亦知之春後之無食民亦慮之舉將寄命於方生之禾麥則雖至愚甚蠢者豈復有憚於作勞不自圖生之心哉第其心雖勤而其力有所不逮則自不免失時之歎長吏之所當勸成者政在此耳大抵農家失時之患每在於無種糧無耕牛則勸諭隣保俾相借傭自是常行之事而無種糧則今年還分之穀雖曰不敷量其民食之多寡節序之早晚使巡還分排適當於壠畝用力之時則庶幾其有濟矣第為官長者必須簡其騶率時審田野詢及耕鋤細察嗶呻然後可使無牛而有牛無糧而有糧不失時而望有秋焉其各勉旃修築堤堰預蓄水脉農之先務也三元之日雪下半尺從茲以往有兩必儲則庶為儲水之資亦須毋忽噫昨於享廟之夜旋受祀社之戒廷臣恐子有損多以為言而子不能從上幸祈穀必欲躬將蓋予愛民之誠有甚於勞身咨爾方伯守令諒予此心則亦可以知此言之不出於文具其尚念哉○戊子大司諫南玄老上疏請舉冊封之禮不許教曰封冊之禮有國莫重莫大之舉也是豈一二秩卑臺臣所敢續續輕易仰請者事之屑越孰甚於此昨日堂劄則職在啓沃之列諸僚

亦皆聯名猶可謂隨事敷陳至於諫長迫贖草草數行之疏無識甚矣繼觀疏語因其言私兼附茲事又焉有如許道理乎政院知悉○以朴祐源為弘文館副提學○已丑有星如彗見于室星度內以李兢淵李順祥林濟遠為測候官○御宣政殿親押祈穀祭祀仍召見辭陞守令邊將○召見掌樂院提調本院雅樂不諧上病其音律多舛嘗飭提舉之臣使之着意肄習至是以壇享隔日命樂院堂郎率諸樂生舞工肄習于庭親自臨觀○停守禦廳搃戎廳江華府春操○庚寅彗星見于室星度內羽林星之東○上詣社稷省牲器遂齋宿○辛卯親行祈穀于社壇○召對○召見京畿觀察使沈頤之頤之啓言安山郡守李成祐年滿七十請令該曹稟處教曰昨年特仍之命既無定限况當窮春似此熟手豈可輕易遞改民事為重何拘政格依初下教仍任○判中樞府事李徽之上疏乞致仕批曰禮經之以七十為致仕之限者蓋以七十之人年與氣衰非職事奔走之時故許以休退任其優閒而卿則精神尚旺西樞優游又無陳力之勞何為而遽作此長往之計也予固知卿斷斷之心予何能捨卿而念卿前後遭逢卿亦何忍捨予哉卿須亟斷來章用副至意○命金有宣子支問名加資教曰庚辰年間事尚忍言哉賊豎秉權百計危逼有宣以匹庶之

賤甘受伏鉞之誅乃有犯蹕之舉按獄之捕將感其忠義謂以狂易幸蒙先
大王曲察之恩律止編配終未免死於嶺陬至今思惟憾然不能忘近見其子
在於閤屬纒已收用而此不足以酬其萬一貴賤雖殊死於王事則一也此等
人豈可泯沒乎惟予此意廷臣想或諒之也○壬辰領中樞府事金尚詰上劄
乞致仕不許○癸巳御春塘臺行歲首犒饋教曰歲首犒饋雖不得不依例而
當此歉荒戒在張大其多用樂以示予意又命圓點生依春秋到記前三日勿
拘額數之例特令自初七日朝食堂限春到記勿拘百人並許趕到記命題令
諸生退而應製仍遣史官于泮宮賜諸生酒膳及製進施賞有差○副提學朴
祐源上疏曰顧今三陽開泰八域顯祝者即我元子宮封冊大禮也及此履端
之節且決豫建之策今茲輔養之屬已設春桂之僚將簡而若夫左右誘掖朝
夕薰陶之方亶在我 殿下身教臣竊矚 殿下漢蠅之中恒對經籍而獨於
講筵作輟無常寶鑑一部尚未訖工玉堂諸負便作冗官此蓋由於講臣之不
足仰禪而法筵體重不可以無所禪益仍以停輟况今雷肆講席不久將設則
殿下宜頻開經筵日接儒臣討論古今講究得失使我元子有所觀感則豈不
盛哉招延儒者自是治世之美規而近日以來林下窮經之士巖穴獨善之人

絕無聞焉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千里封域之內豈曰無其人乎近者相能諸賊始加山林之名終作凶逆之魁抄選之稱為世忌諱此不幾於因噎而廢食乎當此妙簡官僚之日政宜廣延譽髦輔翊開導之方使之委任責成則其所資益亦豈少也今年即唐堯出治之元年我聖祖御極之舊甲也此正我東方大有為之一機會也而顧今懲討不嚴言路久塞紀綱不立規模未定奢侈之風日盛貪墨之徒不息其所矯救特一殿下轉移間事耳治國之要專係於刑政刑政者人主所以懲僭討亂之一大柄也今此合辭中諸賊實是天討之不可緩而上下相持一味玩愒義理益晦隄防漸弛伏願亟從三司之請以伸懲討焉言路之通塞國之汗隆係焉而近來含嘿成風夫求言則易而用言實難容諫則易而從諫尤難伏願益恢舍己之量實心採納焉紀綱者即有國出治之大本也而近來頽惰成習姑息為事典則即欽恤之聖德而外邑或多不遵羅釋有分留之成法而猾吏間有作奸莖席體貌何等截嚴而勦說紛沓禁門跟隨自有定制而帶隸攔入以至百隸怠慢庶務叢脞夫天下之事有末有本人主一心為萬化之本人主之心一出於公則在下者不敢循私人主之心一出於實則在下者自然祛偽惟殿下懲裁噫有國家必有規模殿下粵

自御極之初每以立規模為先而因循至今尚無一定之規模悠悠泛泛苟幸無事臣竊以為 殿下所以彌綸範圍者猶未得其要領今日許多弊源皆由於此苟欲矯揉則莫若先立規模規模之立豈在我 殿下建立表準固一世於大中至正之域惟 殿下念裁崇儉約而祛奢華即千古帝王之盛節也臣忝在近密仰觀我 殿下燕閑居處之時衣服飲食之節短棖窄軒樸陋太甚毛茵蒲席滄弊不改庶幾上行下效而近來奢汰轉甚競尚華鮮移風易俗非一朝之故顧今許多時弊專由於文勝伏願 殿下以祛文懲實四字為崇儉革奢之本焉懲貪勵廉實是王政之最先務一自我 殿下御極以後激濁是先貪墨之類多被顯罰守宰之臣望風知懼宜其習俗丕變饜饕咸懲而士夫之廉耻都喪外邑之誅求無節此實清朝之大羞恥也古人有言曰誅十貪吏不如獎一廉吏伏願 殿下克盡獎廉之方以為懲惡之本焉批曰所陳諸條不啻千百言而上自衮躬下逮朝家盛道對症之劑此近來論思之地所未聞者甚可嘉歎當體念○甲午展謁于 太廟 永寧殿 永禧殿 儲慶宮 毓祥宮 延祐宮 景慕宮○乙未朝講○命卜相命善鄭弘淳李徽之拜金煜為議政府右議政李福源陞左議政○以金夏材為吏曹參判趙鼎鎮為

吏曹叅議○領議政鄭存謙呈長單命封還仍命承旨敦諭○丙申召對上
謂王堂林濟遠李錫夏曰明日即臨門朝叅而近來以言為諱無論袞闕與官
師一直寥寥此固子自反而亦非清朝之大羞恥乎上番知無不言雖於尋常
文義每寓陳勉子所嘉歎下番則以舊選抄啓期望尤別故以乞言之意召接
爾等爾等須預為留意毋使子此言又歸無實之地書不云乎臣下不直其刑
墨爾等其勉之○親試抄啓文臣及居齋儒生命文臣中時帶臺職人進前
上曰俄廷以乞言之意已諭於王堂而爾輩新入臺地言論風裁必多可觀且
抄啓文臣之恩禮眷遇果如何地望之清切無遜於經幄直言讜論予欲先聞
於邇列且諫官之職不其重歟朝陽之鳳殿上之虎百僚股慄居是職而不言
者古有辱臺之罰故前輩之初叨也輒有大疏爾輩通擬之初又值延訪之會
此政爾等可言之日也優待之故有此申諭須各正言不諱大則千萬言小不
下十許啓以補予不逮也若懷嘯嚙之念而又有含嘿之歎則將何顏而操觚
入庭乎○以金魯鎮為司憲府大司憲沈豐之為司諫院大司諫○丁酉御仁
政門受百官朝叅○以徐有防為司諫院大司諫○流申尚權于昆陽郡司憲
府陳前啓批曰今當歲首祈祝兩期勉之者無出於靖世道保世臣六字今日

朝會大臣臺臣之交口陳說皆以貽燕為第一義而予以為貽燕之先務置在於上所謂六字捨此六字何以做治顧今世臣之無故在朝者無幾若有交構之漸而予不之洞懲是豈示好惡明黜陟之意也申尚權本事之如何姑捨是臺啓中既以交構為目則其在靖世道保世臣之道不可不嚴加懲勵使在廷大小臣僚知予苦心依啓左議政李福源啓曰臣之冒膺相職已三年矣登筮之初猥陳開言路之說昨年朝參又以此為奏皆蒙體念之教矣今當歲首時弊民瘼豈無可言而臣之所憂尚在於言路蓋國之有言路如人之有血脉血脉不通則百病隨生矣近來臺閣寂寥轉甚衮職姑無論論朝政規官師者亦絕未有聞大抵舉世之風俗氣象日益衰隳古則殿上奏事多有同異今則一人唱說衆口雷同古則韋布之士亦議時政今則在廷之臣越視秦瘡甚至於士友交遊之間忠告善道之言亦殆絕矣不革此風則國事不可做世道不可回伏願深留聖意不但開導聽納之益加恢弘用舍黜陟之際樸直剛鯁不識忌諱者親之顯之軟熟柔懦徒事將順者疏之斥之所令所好翕然無間或有一二敢言之臣則特加獎用激勵風動以來四方之言焉 上曰目下第一務無出於此當體念矣又啓言日前副學疏中論及抄選事此是目下急務也立

國各有規模我國則專尚儒術 列聖朝招延登庸多在科目之外夾贊文明之治雖或招之不来亦自有作興多士扶持世道之功而今則無一人焉誠是聖代欠事况今宮僚之設當在匪久如贊善進善諮議等職固當屬於第一流而其外僚屬一初遴選亦非常調庸品所宜苟充山野遺逸中真箇讀書修行之士今選部廣為搜訪精加抄擇以為儲待需用之地似好矣 上曰此亦急務中急務另飭銓曹以為從近妙選之地又啓言監臺之職任甚重而差除甚輕以斯人而責斯職實是行不得之事近以押班之事屢煩特飭而東西班諸員素無畏憚監臺之心則雖欲檢察整齊其勢末由自今以後文蔭武監察必以有地處有風力朝暮出入於華貫顯職者各別擇差之意分付銓曹如落簡呈課等故事使之着意修舉以為警動具僚之地從之大司諫徐有防啓言元子成德之本亶在蒙養方今 聖上身教於內大臣輔養於外而夷筵將開僚屬當設請廣薦鴻儒以備訓迪之官又啓言科舉一事積弊成病明經專事句讀製述不出尋摘請詢廟堂講究取士之法又啓言官制不古數遞為弊官如逆旅吏作主人請申明久任之法並從之司諫林濟遠啓言 殿下高明之學歷貫千古包絡萬理名物度數之類簿書期會之微莫不洞察過於憂勤而或

近於纖密快於英斷而或不免發露以至萬機之煩獨運於上既非願精養神之道又異提綱挈要之義請益務涵養之工收斂精華保惜神明以為酬世馭物之要批曰爾言切至依啓又啓言名節之有闢世道尚矣世級漸降風俗日淪屢經黨禍得失之念較重間閱世變憂畏之習多端雖於權凶伏法之後忌諱成風瞻顧在心時風世態猶不免濁亂時氣象朝廷之上清議不行搢紳之間夸毗為事朝東暮西惟利是趨請留意扶植挽回之道批曰目下急務無出於此依啓副提學朴祐源啓言節用即愛民之本近年以來荐遭凶荒租稅之蠲減賑資之區劃通計一年十居八九國儲蕩然伏願無益之費不急之用一切蠲除批當留意又啓言曹廷僚屬請令卿宰勿拘文蔭各薦一二人以為漸次檢用之地從之獻納李集斗啓言前司諫洪文泳以洪儀泳同姓之親獨自發啓亦足以觀世變請罷職允之副校理林道浩啓言 殿下憂勤太過或欠願養之方辭教所及不無發露之處此殆涵養之工有所未盡伏願益加存心典學之工馬批曰當留意持平鄭萬始啓言近日言事者事關懲討而未蒙允俞章下廟堂而輒歸姑置導之使言不用其言此所以言者之日少也請益恢聖聰以廣言路批曰所奏切實依啓○飭諸道賑政教曰近日春寒無異嚴冬

念彼賑邑顛頽之類憧憧一念夙宵何弛凡係凋窮恤飢之方果能悉心殫誠無或有一分踈忽之事乎賑政勤慢從當分遣繡衣另行廉察而目下接濟各別愴念且以遺棄兒收養言之頒令未幾京中各部搜納不若令初昨因玉堂筵奏亦已提飭而外邑舉行亦難保其如初一體嚴飭俾有實效○戊戌○己亥晝講兼行次對○以嚴璫為禮曹判書金魯鎮為刑曹判書○教曰近日日氣極寒無異嚴冬諸道凋饑之政昨已措辭申飭而京中各部不能自存之類必有死亡之患令京兆一一搜訪別單以聞名數設或夥多部官不必論罪亦以此意知委○庚子下綸音于畿甸湖西仍賜別賑資曰嗟爾畿湖民人尚謂予甘玉食而安細纜也耶自秋而冬至于歲翻當寢而不能寢當殮而不能殮惟爾等鵠形鶉衣顛連遑汲之狀如在子眼中爾等尚能知予心乎否噫畿湖之遭歉凡兩歲矣再昨年則畿湖兩道之外諸路稍登無他荒政之擾惱者故凡係凋賑蠲恤之方專意爾等幸無捐瘠之患而昨年則六路告饑之狀相續登聞殆乎應接不暇惟子日夜憂勞呼燭明發不知為幾許月矣或移粟而往哺或捐帑而補賑東西塗抹僅僅接濟而畿湖則距京師未遠聲聞最邇春後賑事可以從便救活故一番區劃之後便若相忘者然爾等其以子為真箇恣

然乎嗚呼畿湖八十餘邑戶不下數十萬有田而自食者能幾人也就使有田尚無可穫况傭作之類乎雖在樂歲未免終苦况荐歉之餘乎縣門之租稅未償鄉隣之假貸已絕瓶罌之罄莫救十口之饑秉穗之遺寧有一飽之望子以是知爾等之無食也海公斤鹵不宜絲農山峽水滂又傷旱田寒女無可出之帛金氓無可質之絲就隤之節已過絲身之策無望子以是知爾等之無衣也無食無衣何以卒歲卒歲猶難况茲春窮乎向也臘雪未積冬候猶暖念爾等糴于官可免紇干之雀採于山可救涸轍之魚人或以恒煥為憂而子反為爾等喜之嘉平以後一寒如此煖室重裘尚覺逼肌之苦葭屋鳧牖安有負背之暄周飢之餘難禦寒威老稚之類又異強壯爾等之父母妻子能得一盂飯一緼袍以濟其凍餓而不至於呼號道塗耶救急之政越自前冬設賑之期已屆新年快免催科之苦漸有待哺之所抄饑之際能無見漏之歎歟受賑之時亦無相蒙之患歟穀物精斗升準而鹽鼓亦不失其味歟守宰各盡誠勤而吏鄉不容奸偽歟予之夙夜憧憧何嘗一息而忘爾等也特下帑需元賑外別設一巡即爾兩道昨年已行之例而今年則東南北三道之飢荒甚於爾兩道所以別巡之舉先在三道也爾兩道之民其不翹足而望予曰何厚於前而薄於後

歟惟子孳藏之設為爾等水旱之備爾方荐飢子其何惜今下京畿錢二千緡胡椒一百斤丹木三百斤湖西錢三千緡胡椒一百斤丹木二百斤噫物雖少未滿旬日之食意實慙懃置出宵旰之憂爾等其諒之否顧茲三元載屆萬品咸蘇今日即漢帝頒詔之日也如使爾等少須臾無飢寒則天心底豫迄用康年八方含哺之喜將與爾等共之豈不樂哉九重深邃四野遠隔付爾幾萬飢口於方岳及長吏苟能有一分體予心者自可毋怠又何多誥○辛丑元子與輔養官行相見禮 上御戴恩院元子東向立輔養官李福源金煜西向立輔養官拜元子答拜命時原任大臣閣臣承史入參禮畢宣饌命官輔養官子弟中一人○教曰元子封冊之姑且遲待廷臣豈不知此意今日相見禮順成欣喜之心無異封冊賞典既皆拔例該房承旨豈獨不論都承旨尹塾特為陞資知申既加資上注書上翰林并陞六塾陞資憲○以徐有隣為吏曹判書○召見輔養官子初仕人李晚秀金載璉○各司各營進癸卯會簿時在黃金三百五十四兩零銀子四十三萬三千六百兩零錢文一百四十五萬六千八百十六兩零綿布六千四百二十同零苧布七同二十七疋零布一千十四同十二疋零米三十三萬九千一百二十九石田米一萬五千五百一十一石太五

萬三千二百八十八石皮各毅二千一百六十三石○壬寅御宣政殿行專經

文臣殿講○以沈豐之為弘文館副提學○癸卯弘文錄副提學沈豐之詞應

述副校李鼎運四點李顯靖李延伋權裕洪樂恒孟至大李祖承李顯默朴廣

源安策鄭致淳曹允大鄭萬始尹序東李翼晉成種仁趙濟魯李勉兢申耆徐

謹修趙弘鎮成德兩李東稷○命節製科次內閣直提學倣館堂例參考定為

式○甲辰設上旬輪次于泮宮依故例政府六曹館閣堂上四學教授參試仍

命科次于春塘臺依文苑故事命原任大提學李徽之主試居首幼學尹之鉉

直赴殿試○左議政李福源上劄曰蒙養之方有五一日先身教二曰導良知

三曰謹保護四曰擇左右五曰儲賓僚蓋止慈之德貴在立教遇物之誨莫如

修身今 殿下上奉兩聖至性因心養隆千乘禮篤三朝教以孝也惻怛之心

愛人及物如齊王之爨鍾舍牛如宋帝之漱水避蟻教以仁也昧爽丕顯整衣

端拱瞻屋漏而如對神明蒞誓御而如臨朝廷教以敬也言必無戲視必無誑

政教皆推於至誠文章亦本於實學教以誠也以至一言之發必曰元子之所

當聞一事之行必曰元子之所當觀造次之際跬步之間常使愛之而可法監

之而可師無斁之訓浸灌于內不遠之則儀刑于外則仁聖在上明睿在下視

聽呼吸一氣無間。教學之親切乎。感之敏速表端景正理固自然。導率成就之功。將必有不待他求而得之於天倫日用之間矣。傳曰大人者不失赤子之心者也。從古學者之困而知迷而復者。及其成功可聖可賢而終不若因其知能之本然。初無困迷之可言。而直躋於大人地位也。顧今蒙養之方。必須庸體康寧。然後身教可行也。良知可導也。天佑東方篤生聖嗣。百靈之所拱衛。萬姓之所祈祝。祥和日來。菑祿川增。何保護之可憂。而區區下情常恐貴之至而或涉於宴安。愛之篤而或專於忌勤。飢飽涼煖之或違其度。節宣起居之或失其宜。方當血氣未充。嗜好未定。保嗇之方如護稚陽。飲食則欲其淡而不欲其甘。氣體則欲其勞而不欲其逸。風寒宜慎而不可以太燠也。醫藥宜近而不可以輕試也。要之念念畏謹。平平調護。毋使外至之邪。沴得干天和而已。程子以為後世傳德義之道。固已踈矣。保身體之法。無復聞焉。臣則曰。能知保身體之法。則六侯順軌。百體從令。而志氣日躋於清明。筋骸日就於堅固。傳德義之道。亦不外是也。元子方在提抱之中。師保未設。僚屬未置。其勢不得不與阿保中涓之類親近。而狎遊。學言學步之時。燕私供奉之際。耳濡目染。多在此輩。今於近習。早末之中。欲求古所稱寬柔慈惠。溫良恭謙。慎而寡言者。則誠未易得。而亦須

得心地吉善慎行忠謹之人以備朝夕左右之任而毋使不正之人匪禮之事
或干於其間然後方可無一齊衆楚之患矣睿質夙就慶運方來豫建之禮不
日將舉政宜廣選端方以待胄筵日前朝叅猥以抄選事仰陳而此不但求之
於草野之間如在廷諸臣之本末長短即聖鑑之所悉燭惟在嘿加識別豫為
儲待緝禮之日舉以措之耳先王之建太子必擇九德之師六行之傳今之選
賓僚要當以夫子所稱三益三損為取舍之法也竊覩我 聖上聰明睿智冠
絕百王學貫天人智周事物而乾綱獨運英氣太露臣皆所教士無敢言如臣
等輩雖有千百碌碌充位而已實無匡拂裨益之望顧今宗祊之所係聖心之
所托惟在尺衣之元子愛護之誠導迪之方發於至情非待勉強倘 殿下言
必務於裕昆勳必思於貽燕來諫受善而恐元子之或忽於諭教也菲衣卑室
而恐元子之或過於居養也幽獨乃得肆之地而益加齊莊恐睿儀之或懈也
寒暑有停講之例而不輟討論恐睿工之或間也隨處隨時一念憧憧一惟觀
法於元子鑑戒於元子是圖是勉常如嚴師強輔之在於左右則事事言言篤
實輝光天理不期存而自存人慾不期遏而自遏將見聖德益隆睿質益盛太
平萬歲自今伊始不亦休哉傳曰其為父子兄弟足法而後民法之也惟 聖

上懋哉批曰蒙養之方悉在於是讀之屢回曷任激感尾陳箴規又屬寡躬身心之工另欲常體察措諸日用之間耳○乙巳副校理林道浩副修撰李泰永上劄言伏聞咸鏡監司李命植狀啓以罪人樂彬雲亨李滢福海之益肆踈踈略無顧忌至有登聞之舉渠輩俱以凶孽罪著罔赦而樂彬則買家僮處縱奴行獵潛通府妓至有生產雲亨滢俱犯畜妓之罪又占買屋之便福海則通貨南北督債閭里平民受害請樂彬分付王府為先荐棘雲亨滢福海等丞命道臣及地方官嚴加防守緝結之人肆惡之奴嚴刑遠配不飭之道臣並施譴削不能防守之地方官拿問批曰前伯則聞皆嚴束時伯則摘發登聞優可掩過矣府使事依施時府使渠既放報勿論罪人等雖令移配真所謂有庫奚罪分付道臣使之嚴加防戢○召見備局有司堂上徐有隣趙時俊漢城判尹全履素上曰發賣之舉專為貧窮之類而近聞此類反多見漏今番別為查抄之命蓋欲定巡白給也京兆尹取所抄文書另加淘洗出給各洞尊位以為更商取捨文書畢修整後別單啓下自今月至三月各一巡以大米二巡小米一巡計戶白給此與發賣有異每巡分給後穀物民戶數交區別洞里及所受多寡條列別單以聞翌日丙午又教曰聞白給之類只及下賤不及班名殊非向

來提飭之本意班戶中至窮殘者亦許抄出文書一體修正入啓越二日已酉
正言鄭益祚上疏請鰥寡孤獨定其年限八十七無家無籍而不入於發賣
者搜訪收錄計口分饋命廟堂稟處廟堂請依臺臣所請益加搜訪從之賑恤
願以都民減價發賣貧窮無依之類白給巡米啓教曰米品另擇斗量必準使
朝家恤窮曰本意期於均霑班戶數既零星寡女戶為強半咲彼殘獨尤極矜
惻既難行乞於道路又無藉力於傭賃惟此數斗之穀豈資三旬之糧無論小
戶獨戶比民戶大小米各加一斗白給○丙午下綸音于江華府仍賜別賑資
教曰沁都亦已設賑而別下賑資只及畿湖則本府之民必有抑鬱之心况本
府即保障重地朝家之顧恤常先於諸道獨於別賑一事豈或異同且子御極
以後謹遵 列聖朝故事凡條帑需用餘之數別置本府戶南等庫及今取用
亦甚便好別置條中丹木一百斤白礬十五斤特為劃給即將所劃物種措辦
穀物待畢賑集饑民別設一巡以饋之仍以朝家軫念之意申明曉告尋以內
帑所藏別下○丁未展拜于 景慕宮行酌獻禮 景慕宮都提調鄭存謙上
劄言本宮都提舉提舉以領相戶禮判例兼如值實職有故之時無以備負終
涉苟艱自今定式備望受點得宜伏乞裁處批曰劄陳事實合重事體之意依

施○停免捻戎廳關東義僧番錢○以吳載純為司憲府大司憲○戊申御仁政殿試春到記儒生講製講居首幼學李錫奎製述居首宋祥濬直赴殿試○罷戶曹判書鄭一祥職時御製詩揭于 太廟望廟樓而陪奉之際儀文不備右議政金煙請罷有是命○己酉特賜 宗廟 永禧殿 景慕宮守直鄉軍襦衣○副提學沈豐之上疏曰有國之道莫先於擇端良而輔儲嗣若其薰陶德性之方不容少緩而但輔養之官進見有時姆嬭之屬親昵無常言語或涉鄙俚則嚴加禁斷器用或近玩好則亟命斥退以盡蒙養之功廣選文學經術之士以待夷莛之開焉國家之治未有不奮勵而興因循而壞近日以來奮勵之志漸不如初姑息之意從而時乘科舉之弊擬欲一變而措劃不定魚益之稅詢及八路而停當無期經筵即成德之本而作撤無常此何足以啓沃聖心乎明義一書即我東春秋而亂本未鋤兇徒莫懲或屈法而倖逭或帶累而冒占外似疏振而反荅覲覲之歎內或依違而全昧若挽之意義理漸晦人志靡定伏願廓揮乾斷亟允三司之請焉言路即國家之血脉而近日噤默成風稍及論人之語則看作變恠或有應旨之章則不過依樣况昨春儒臣之疏所言者忠逆義理而批旨斬下原疏留中如是而孰肯為 殿下進言乎理國之道

莫先於生財粵自履端之初服御不取華飾折受並歸度支標紙不下於該曹
供獻每停於京外然而國計歲耗經費日縮搢紳不思廉約匹庶轉尚奢僭作
宰者惟事剥膚益藩則只知充慾如是而民生安得不困財用安得不匱乎名
節即導世樹風之具而近年以來權奸流毒痼習難醫搢紳知有好爵章甫利
在科目行義學識看作弁髦苟容祿位便為俗尚世道至此良亦痛心伏願崇
名獎節以為風動之休焉批曰職在論思之長陳此匡楛之說當反諸身體察
外此諸條無非格語亦合留意措置○庚戌召見辭陞守令○召對是日
上
將御晝講經筵官皆違召遂行召對○以李在簡為知經筵事趙時俊為同知
經筵事○辛亥次對教曰不有賢士能為國乎士也者有國元氣上之人培養
如嘉木扶護如稗苗惟恐其或傷然後庶可以責楨榦之成效矣古人有言曰
周之士也貴秦之士也賤士之貴也賤也賈係人君貴賤之而已近予頻接泮
儒旬試月講豈欲較挈於口讀程式之間也噫鍾不自響叩之即應士亦奚能
自達於朝也我國家敦尚儒術 列聖相承得賢共理彬彬之化蔚然可觀此
豈非子寡人監法而遵行者乎噫世道澆漓治象泮渙須得來林下宿德之士
坐鎮雅俗矜式朝端庶不至於浩無涯津而因子緇衣之好不及古人白駒之

繫不在空谷弓旌王帛儀不及物是豈舉一世真無其人而然哉側席中夜自
視歆然况今元良岐嶷知思日開左右教迪不宜踈緩考之國朝典禮元子輔
養廳有僚屬之官多以草野之人充擬之儒賢抄選豈非當務之急廟堂選部
之臣體予至意旁求喬木之裔博訪草野之彥薦進之子當以禮致之卿等念
之哉○右議政金燧啓言昨日晝講有命而以經筵不備還為停止事體未安
違牌經筵請罷職入直玉堂請重推從之○判中樞府事鄭弘淳卒弘淳字毅
仲領議政鄭太和後孫 英宗乙丑登第以才猷進官至正卿屢掌度支惠局
近世善理財者必先數焉 上之戊戌始放卜性峭直瞻敏明於料事而相業
則非所長至是卒教曰此大臣立朝四十年屢掌財賦每事益下之政逮居三
事隨事盡言不循流俗規度之簡整求之朝著未易多觀久處西樞許遂便養
之請日前入對鑑識不爽氣力尚健故意謂克享期頤之福矣遽聞長逝尤覺
慘惻况予嗣服後放卜之大臣喪逝即是初有舉哀一節雖不如例吊祭致賻
等事今該曹照例舉行柩材及祿俸依李領敦寧例輸送大臣體重葬前宣謚
已例斑斑此大臣述其平生必多表表可 謚狀催促從速議謚○壬子成均
館啓言前正言李翼晉請館學儒生依抄啓文臣例旬試月講察酌定式矣近

日賢關培養之方悉遵成憲聳動之舉每出常格勞問動摯飭勉丁寧時頒御厨之珍饌頻揭春臺之璇題以至輪次復舊而傾朝改觀輦路宣諭而環橋動色值茲千一之會宜軫事半功倍之道臺臣之請依抄啓文臣例另行勸課儘有意見蓋本館月講旬試曾有定式雖不別成節目亦可因此申明令中外黠儒生及館學掌色通同許赴而館堂則每二員合坐考其等第又於郎官直講以上數窠重其遴選一體考課每歲末計劃拔其優者稟旨論賞似合事宜至於抄啓一款當此士習不古之日難以遽議若以選擇之規行獎勸之政使人各自重士皆知勸則實為砥礪名行之一大助而事係初始請徐加講究處之教曰此不過修明之舉當依施而係是勸課之大舉措合行事宜不可不參酌磨鍊卿就議大臣爛漫消詳後更具意見以聞寢不行○仍任漢城府判尹金履素以發賣方張京兆不可曠官也○以李在簡為刑曹判書俞彥鎬為知經筵事鄭昌順為同知經筵事金鍾秀為揚州牧使鍾秀嘗以親老乞郡於筵席故特令差遣教曰曾經該道方伯之人雖不得擬該道守令而似此情理不必膠守常格且非畿邑則無以將往故也○癸丑召見藥院三提調時上候以膈滯欠安也○直提學徐有防啓言承旨入侍閣臣有稟定之事則以稟事

閣臣同為登筵有定式而若當聖體未寧之時藥院則請對承起居而本閣則雖有朝夕問安之舉靜攝之候湯劑之節無以得聞事體道理實為未安此後則藥院三提調請對承候時時任之仕進閣臣一體隨入日次承候時則依承旨持公事入侍在直閣臣同參之例只在直閣臣隨入而如有湯劑及診候等事亦令掌務官即為來告入直閣臣似合事宜且以國朝故規言之王堂之設置藥院之傍春坊之叅聞詹候之例並以職親地比凡係保護之節尤所當與知故也此足為旁照之一端從之○甲寅命罷兵曹入直堂上及該房承旨郎官先汰後拿是日鍾街徑打曉鍾而騎省匿不登聞故有是命○仍任戶曹判書鄭一祥○乙卯特擢趙時俊為工曹判書徐有寧為知敦寧府事○以徐浩修為藝文館提學鄭民始為平安道觀察使鄭尚淳為守禦使李在簡為宣惠廳提調○彗星消罷測候官○丙辰以徐有寧為知經筵事尹塾為刑曹判書○二月丁巳朔御春塘臺行內試射○戊午以金熹為吏曹叅議○飭諭關東道臣曰春寒尚峭飢饉之餘易致癘疫傳染之患另加嚴飭列邑方痛之類十分救療稍俟暄和結幕分置無或有一毫泛忽○慶尚道觀察使李秉模刊進敦孝錄書凡五十七篇故諭善朴聖源所撰取古人言行之屬於孝者彙類纂

輯者也特御製序之仍命嶺伯入梓至是畢刊以進命致祭于朴聖源○已未
上展拜 景慕宮省牲省器待肆儀畢還宮是日將親行春享夜雨滂沱至朝
不霽諸承旨上院啓請寢教曰雨勢如此將事之際易致失儀百官軍兵達夜
沾濕之苦亦不可不念特命攝儀○教曰向於朝叅日副學以桂坊可合人內
而卿宰外而方伯各薦一二人為言批旨許施今已多日尚不薦似事甚遲緩
更令銓曹申飭皆於一兩日內舉行外方則來月內薦進○諭北關監賑使李
在學曰春寒尚峭念及北民呼庚之狀夜輒明發且爾出自近密關外經歲每
不禁念爾耿耿際見爾去月十八日寫上有旨祇受狀本認出京關之應目下
民情所係列者亦甚該詳庶可以領略萬一爾之報效在此活窮濟飢一欵爾
若誠心殫竭無使一夫一婦有顛連之患則爾勞爾功為如何也爾其益加慥
慥以答予特畀之本意○督運御史金載人以運穀差使負守令邊將姓名馳
啓施賞有差○順陵有神御床紋席偷竊之變禮曹啓請令捕廳跟捕越四日
捕廳捉納罪人金命得移秋曹嚴刑勘律捉納捕校令兵曹施賞○京畿黃海
道儒生黃默等上䟽請以高麗侍中禹玄寶配食崧陽書院從之教曰纔因京
畿儒生上䟽批旨許施而忠靖公禹玄寶子孫雖在支庶勿侵軍保勿入汰講

之列曾有 列朝受教云近來果能遵行乎令該曹申飭追配日當賜祭於崧陽書院○前判書俞彥鎬以母喪去位命該道題給柩材以示朝家尊高年之意○全羅道觀察使趙時偉以進上蠲停價米磨鍊分賑事馳啓教曰三名日物膳既皆停止則端午物膳豈可諉以不入於三名日按例封進乎惠廳之未經筵稟以依例封進之意題送俱甚不察該道伯該堂並推考端午條價米七十九石零與前劃價米一千八百六十石零事當通同補賑於別巡而別巡飢口與穀物已云相準排比期日又在再明到今勢難推移變通雖是數十包之穀便是吾民口吻中物不宜仍令會錄於公用之簿原賑穀中添補○教曰大嬪宮祠宇事體莫重自在 先朝時節享祀必命如儀設行近聞宮結代畫出稅之後該宮所屬以其無料布舉皆渙散主管無人欠潔之事不一而足云大有違於 先朝受教此事不可無一番定式矣官享墓享饌品用小牢既自太常措辦而奠獻之人褻慢莫甚此後仲朔宮享節日墓享中使主管行事丙申年以守直官隸事有定式而尚無文蹟不得舉行云守直中官二人亦令內侍府差定使之輪回守直守僕二人以無料宮屬中差定折受出稅時雇軍混罷此則依前仍置而名數以四名舉行俄因本宮事遍問之則無後大君公主祠

版之自壽進宮主祀者京廟開依丙申定式遵行云而各墓之在畿邑者禁草
禁伐有名無實自畿營申飭列邑俾無如前拋置因此思之王子王姬塋域之
因其子孫零替鞠為茂草之場必多其處亦令畿伯申飭列邑差待賑後農隙
皆即修治物力報惠廳會減修治處形止依嶺南前代陵寢修治時已創預先
條列狀聞○庚申○辛酉○壬戌○癸亥昧爽地震教曰見今饑饉荐臻而凋
瘵溢目子方日夜憧憧不知何以濟活際又災沴疊見前月有星孛之變今晚
聞地動之響噫此何等時也君臣上下政宜并擻奮勵以盡修省之道次對明
日來會噫百千病榻皆坐言路之不闢而間或值求言之會未聞鯁直之論徒
啓訐揚之風是求言之害殆有甚於不言予所欲聞者即寡躬愆尤時政疵類
也三司之臣須悉此意明日賓筵各陳匡救之說對揚子求助之至意○以李
亨達為司憲府大司憲安聖彬為司諫院大司諫○王堂副應教李兢洞校理
林濟遠林道浩修撰
李鼎上聯劄陳戒曰伏見傳教下者以地震之變聖心警懼絲綸懇惻至以言
路之不闢為第一病榻大哉聖人之言也噫 殿下每以言官之不及袞闕為
憂而上有真實之誠然後下有激昂之風是豈一朝一夕之故哉為今日言責
者每當求言之日左顧右瞻長慮却步必擇其無圭角沒關緊之間漫說話聊

以為應文塞責之舉則畢竟無益於實用而適足以啓輕視羣下之弊此豈但時風世態致使然哉天下萬事莫不基本乎 殿下之方寸 殿下之心一出於實則今日之徒尚細節專事浮文者可以丕變而簡朴篤實之習見矣 殿下之心一出於公則今日之舉措乖當多小成習者可以知警而通公明溥之風著矣 殿下之心真箇振惕則其孰敢偷墮姑息乎 殿下之心真箇節儉則其孰敢華侈奢靡乎朝象之泮渙以 殿下之心而靖共之世道之淪薄以 殿下之心而挽回之推此以往無事不然矣噫目下萬事何莫非文弊而懲討一事最為文具中文具臺廳故紙動盈一握元惡大憝晏然自在伏願亟降明命使義理夬伸法紀不紊焉批曰縷縷箴警皆向一人身心上痛陳對症之劑爾等不負論思之責深庸嘉之更將加意體察矣○甲子領議政鄭存謙上劄曰朱子曰今日之事且是勸得人主收拾心身保惜精神先正臣成渾嘗於登對之初備陳帝王之學而有曰人主要法必收拾身心保惜精神專一凝定使志氣常清則本源澄淨義理昭著非但為養心之大法亦是養氣之切要先正感 聖祖不世之遇初筵第一之奏不出於朱夫子八字要訣則帝王之學豈有以加於此哉必也虛心遜志終始典學會千聖之心為一心以一心為萬事

之本然後以靜制動以簡制煩無為而無不為矣天下之事有本有末本正則末之不治非所憂矣顧今時艱轉棘世道益下圖回之術亦豈在他立規模則益臻宏大勵志氣則益懋弘毅達四聰則師虞舜之察邇用人則法殷湯之無方明天理正民彝則如大禹之治水沛然行其所無事則治道之本立矣又勅中外大小之臣同心戮力求天意之所在而交修焉庶乎災害日去而禎祥日來矣批曰收拾心身保惜精神此八字存察之千金良方治內治外之工畫在於是卿之惠我多矣方擬書之座右要作觀省之資○左議政李福源上劄曰周公之告成王曰明作有功惇大成裕朱子釋之曰明白奮揚而赴功惇厚博大而裕俗惟我 聖上以文理密察之明有乾健不息之勤董正治官綜核名實理無遺照事無滯裁精神教化之所貫徹政刑風采之所鼓動其於明作有功固已盡之而求治或近於太急制法或涉於太詳賞飾之盛而或致文勝之歎字惠之切而或有恩竭之慮除遞或頻而黜陟未暇於三考爵賞或濫而慎惜漸遜於初服簿書之期會多端或無以提挈綱維稟覆之奉行時急而或不能審究利害大抵明白奮揚之意多惇厚博大之體少所以日計有餘歲計常不足也以 聖上不世出之姿當今日大有為之會區區所靳望實在三

代以上惟 聖上念我批曰八段指陳皆屬寡躬時政卿之匡救之誠子固感歎不已另欲隨事省檢○晝講兼行次對○右議政金煜啓言治心之工在於學學到而治未成未之有也 殿下聖學超詣論心說性出精入微經傳子史蒐羅貫穿清燕之中亦對方冊治效之著外必有聖學之可驗而顧今時憂溢目世道日下視之漢唐亦不及遠矣臣以為 殿下之學徒知而不能行耳知而不能行即私意間之也不能行則與不能知無別行之亦非難惟在 殿下行之與不行不行之不為也非不能也既知之又行之則豈不成效之漸進耶惟願留神焉批曰所奏甚好當留意又啓言來諫之教屢下忠直之言不聞是殿下求言以文不以實也不然則求而不應豈有是理必欲聞忠諫之言則莫如遠諂佞今於筵陛章奏語近諂佞則即斥退而謹何之使中外咸知 聖上惡諂佞而喜忠直則忠言不求而自至矣批曰所奏甚好當體念又啓言荐饑之餘春寒甚酷麥根必多凍裂麥事若又凶歉則接濟茫然國儲已竭民食蔑資為今之計莫如節財用節用之本在於捐不急之需雖不容已之事較之救民命之急苟有彼此之別是為不急之費必以是留意焉批曰所奏甚好當體念又啓言臣於關西小米事竊為悶然三南穀簿漸益耗縮今若又值荒歲移

粟移民則所可着手者惟是關西小米而每見京外請得輒在於此取之無節則安得用之不竭耶請如非大經用大調賑則使勿復取用以為備荒之道批曰賴卿有是言西民庶得支吾姑令防塞沿路穀儲將見充溢目下紓民力裕民食之方莫過於足知委京外關西小米請得毋得輕易陳達又啓言近來備局行會文字抽黃對白珠字淘句便成駢儷之文文勝則質為之掩已欠誠實底義况無論命令之大小輒皆貧襄聖德敷衍說去揆以事面亦甚屑越天地之德何必以言而文之哉藩閫亦皆效之必以貧歎頌祝之語錯綜成文乃敢不顧事體惟意摸畫濫越極矣煩屑甚矣漢光武禁疏章聖字此可旁照宜有禁飭之教矣批曰卿言甚好申飭有司堂上自廟堂行會各道營閫俾除襲謬之弊○命施故忠臣朴毅長賜謚之典毅長宣廟朝人也壬辰為慶州判官陞為府尹時倭寇陷慶州毅長與節度使朴晉軍會于城下大小凡五十餘戰倭寇棄城走毅長遂復東京堅壁自守前後凡七年賊兵不敢近列邑獲全事聞擢亞卿既歿贈戶曹判書州人立廟祀之至是其孫師周上言請謚上以節惠事係重典命議于大臣以聞諸議皆以為可遂有是命○正言申耆啓言向來星李之變閱月不消是宜君臣上下恐懼修省而三司之臣無以此陳勉

者請星變之後不言三司並施以譴責之典批曰予不能求助三司之不即直
殺豈必深以為咎爾言既出相規之意依啓又啓言弭災之道不一而節財用
尤為先務况當荒年停退之時宜有量入以出之道請京外貢役不急之費並
停減允之教曰武將去就自異嘗聞古例賓對籌坐一或懸病大臣輒皆論罪
近來此規全然廢却許久引病初不欲誰何至於今番禁將舉措而壞損紀綱
極矣惜乎廟堂之一任其怠慢也此而尋常看過流弊所關抑云非細禁衛大
將李敬懋罷職○乙丑召對召見備局有司堂上○原春道觀察使徐鼎修以
排糶不敷請劃海西米一萬石湖西米三千石京司錢三萬兩特召諸備堂下
詢區劃之方諸備堂皆以海西船路與關東迥絕湖西則歉荒特甚京司則錢
簿枵然三條俱難許施為言而亦無別般接濟之策故上欲以均廳錢若干
先為假貸一以為拔例拯拯之道一以為從便換穀之道備堂徐有隣以為自
京輸送則其勢誠難京貢麥價錢未上納者幾為一萬三千以此劃給為宜命
諸備堂本道京納錢條一一抄出就議于時原任大臣又以京內錢荒下詢鑄
錢便否備堂趙時俊以為不可遽然始役姑先質銅則可採錢荒亦命就議于
時原任大臣翌日又召見備局有司提調京畿觀察使教曰關東加請錢穀諸

議皆以為不可準請許施然則先給此數仍又另飭道伯姑先略綽排比猶勝於靳持惠廳所關嶺西麥價錢已貸外餘數勿論未上納已上納全數劃給本道以為分還之需數過萬金則在本道為貯粟之方在惠廳為生穀之計未必不為兩便依此施行加請穀物既過萬包而只以錢條加劃事面誠有不可聞大同條田米當納為千石零云此亦留作還需向因備局草記捻廳屬僧番錢尤甚邑蕩減之次稍實邑僧番錢依捻廳例舉行作還之法若不嚴立科條另加主管則畢竟歸於消泯今畚田米麥價錢及前劃下各項諸條並令從便作還名曰賑恤廳補還取耗分留等節使賑廳主管雖值餉還停減之時毋得循例混入於未捧之中未捧守令解由拘碍亦依法典舉行○平海火民家被燒一百五十戶道臣以啓教曰平海通川以嶺東尤甚邑民家被燒之數至多極甚驚慘嗟彼濱死之類又將失所而至於顛連宜有別般調恤之舉原恤典外加給折米一石當年身布蕩減而身布則昨冬綸音中嶺東諸郡既命全數蕩減似無更減之事此則令道臣叅量勿論公私徭役從便蕩減形止狀聞聞於三昨道伯已發監賑之行云巡到後必以安土莫業之意申申曉譬無致渙散之境○原春道觀察使徐島修以嶺東九郡嶺西三邑新還當捧條未捧為四

分之三十二守宰請并拿處啓教曰道伯之按例論列無或為恠而民勢弩末足以推知况此時守令一刻曠官為弊甚於未準擇今番不可無別般濶狹之舉并姑先從重推考居末居次更待賑後從當有處分姑勿回啓釋政何等至重後弊在所當念而處分之特從寬典誠以急於為民不暇及他故耳亦以此意嚴飭該道伯處道伯監賑時面飭各其邑宰俾各悉心調恤以為補愆息過之地○丙寅召對○奎章閣提學金鍾秀啓言臣方待罪楊州本州民戶為萬數千戶而還穀并分留計之不滿二萬石穀少民多排巡無路付還之戶皆汰削峻抄民情無不違急賑廳穀物與錢叅量劃下於本道則可以分俵於排巡不足之各邑請下詢廟堂命廟堂與惠堂相議稟處備邊司啓請以賑廳米一千石劃付本道使之分俵於取不足邑而米儲既已枵然請以錢代下教曰一千之數果無不足之慮乎近於兩年發賣之餘所收錢貨徒然充溢無生穀之方且聞錢荒日甚民間之借貸無路及今散錢待秋鳩穀未必不為公私兩便之道然卿之所請必有料量依此施行○丁卯輪對○戊辰以金思穆為司諫院大司諫○己巳校理權以綱上疏曰一曰法 祖宗 英宗大王五十年治平皆從建極上做去今世道傾陂朝象泮渙其所以彌綸調停之方無過於建

極二字伏願懋哉二曰開言路前後求言之時非無應旨之章而未聞一二事
採施之效臣恐求言之教徒有其名而聽言之道終欠其實伏願必以誠之一
字為開言路弭天災之本三曰革科弊請行面試法革罷陞學公都會以其三
年解額計數付之式年漢城試而只存月課施賞之規則奔競之風自可息矣
四曰正文體近來大小之科早呈為弊請嚴飭掌試之臣寬其畧限盡其才識
務取程式斥去浮華五曰立政規隄防之道在所當慎釁累之類固無可論而
其他無故之人或因踈遠而棄之或無攀援而斥之甚至初無形跡之著而過
為疑阻錯認彷彿之嫌而永為枳塞伏願益懋恢蕩之政俾無沈屈之寃六曰
鎮民習保民之道不一其政恩不可以專尚威不可以獨廢數年以來荐遭饑
饉凡所以凋恤之政迥出尋常第民情易狃於安惰只見其恩不見其威方伯
守令亦不能董之以威巷議庭訕風習日頽擊鼓上言猥越特甚惟願施之以
恩濟之以威七曰杜亂本巨慝尚違王章合辭便成古紙臣別有隱憂長慮支
類餘孽散配各處於島於陸潛滋暗蓄死中求生必無所不至惟願亟允三司
之請以絕亂本焉批曰諸條勉陳俱有意見當留意矣其中革科弊立政規二
段分付各該司所以矯弊之方講究以聞禮曹判書嚴璫啓陞庠變通有難輕

議還寢之○召對○庚午召見備局有司提調教曰錢荒之弊近益愈甚况兩年發賣之後民間錢貨之藏置公庫數亦不些聞倭銅多年積峙被執之路亦甚艱辛真所謂主客俱困以是貿銅及鑄錢事日前收議大臣僉議別無異同令常平廳從速貿銅貿銅之流行民間亦未必不為救錢荒之一助赴即舉行

○辛未 健元陵西北邊壬亥方引石互架上駕石石頭折落裳石交會處覆縫石亦撞觸受損曲墻北面亦崩頽禮曹枚舉 陵官報辭啓請慰安祭不卜日設行政府諸臣奉審允之召見奉審諸臣又召京畿觀察使入侍詢問修改便否 上曰事體至重至大開蒞草去舊土極甚未安戊子年 獻陵修改時引石罅隙廣為一尺四分故不得已設都監修改而今則長不過一尺八寸雖不開蒞去土或有完封之道否繕工提調鄭一祥奏若以片鐵周絡於兩石交合處則似好右議政金燧亦言便好 上曰長陵引石以鐵周絡而不過外面而已初不入於蒞土之中雖是一片之鐵入於蒞土中亦甚未安若用石柱撐拄引石之頭以油炭實其內足為完固圖矣諸臣無異辭仍命奉審後依此舉行○壬申禮曹以 健元陵修改吉日啓教曰春展謁欲待解冰行於近地陵寢矣本陵事體至重伊日豈敢不躬詣審視依 先朝甲申年 本陵改柱

役設都監時親行展拜例展拜行祭仍詣 元陵展拜行幸時列邑分辦切勿
按例橋梁之不得不修治處自京廳給價雇役俾無一毫貽弊凡諸不緊儀衛
務從省略○以洪良浩為司憲府大司憲○癸酉御仁政殿親試抄啓文臣及
文臣製述○擢金載人為同副承旨督運勞也○回還謝恩正使洪樂性副使
尹師國狀啓曰臣等一行於昨年十二月十三日到北京住接於南小館當日
詣禮部呈表咨文則清侍郎德明祇受臣等傳語於德明曰乃者盛京請安使
之回所被皇恩曠絕今古叩謝之禮不容少緩專价修表兼進不腆土儀蓋此
事情已悉於弊邦咨陳懇乞善為導達以便交納云則答以曲為周章云後聞
德明果於朝堂備及委折於清尚書德保以摺子具奏則十九日批旨有曰今
歲秋間朝鮮國王因朕臨行盛京特遣陪臣迎鑾祝壽誠敬可嘉是以加恩賞
賚並賜扁額詩章及古稀說令該國王接奉後具表謝恩兼輸忱進獻方物尤
見恪恭所有此次呈進物件非尋常隨表備貢者可比俱着收受仍加恩賞賚
以昭優眷嗣後謝恩表章該國王務體朕意仍遵前旨不必備進貢物禮部堂
官傳諭該國王知之云云二十二日自內務府招致通官及上通事譯官出給
加賞鞍具馬一匹表緞四疋裏綢四疋粧緞二疋雲緞二疋貂皮五十張方物

雇車如期入來故二十四日無弊交納十二月二十一日冬至使臣入來二十
六日與冬至使臣同詣鴻臚寺行正朝朝參演禮而琉球國使臣毛廷棟蔡世
昌等亦於二十四日進京而同時演禮班次在於臣等之末每年臘月二十八
日皇帝例謁太廟行辭歲禮而外國使臣瞻仰於闕內路左矣今番則因禮部
尚書口傳諭旨朝鮮琉球二國使臣停止瞻仰着于二十九日入保和殿除夕
筵宴並令兩國通官于二十八日黎明帶領正副使赴保和殿伺候演禮云云
故二十八日臣等與冬至使臣同入保和殿習儀二十九日復入保和殿則命
各官參宴而皇帝御座訖鳴贊等奉皇旨引臣等上殿跪叩於殿門楹外則命
近侍先問國王平安乎臣等對曰平安矣復問臣樂性年歲後命退出還坐於
東班宴桌前動樂呈戲移時乃罷本年正月初一日四更臣等與書狀官李魯
春率正官等詣午門前等候黎明從右掖門入太和殿庭立西班末與各官同
時行禮而出因禮部知會正月初五日上辛祈穀祭親行時朝鮮使臣當為送
迎於午門外云繼得見內閣所頒上諭則有曰朕臨御以來祇承寅畏於郊壇
大典罔不恪恭將事親詣行禮本年正月初五日上辛祈穀因去歲所患氣滯
舊蠶偶發登降儀節或愆轉不足以申誠敬此次着派皇六子永瑤恭代行禮

云云故臣等送迎之節亦隨而停止南巡之行定在本月十一日而禮部知會內謝恩使臣送駕後當治發還國領賞領宴前期為之初七日又下旨曰朕今歲巡幸江浙原擇本月十一日啓鑾但節候在立春以前天氣尚寒着諫吉日二十一日啓鑾云云初九日設宴於中正殿而朝鮮正副使當入參云故伊日曉頭臣等與冬至使臣入西華門歷過數重掖門到中正殿前則殿庭設黃幄次侍臣列立俄頃皇帝乘黃屋步輿出坐幄次動樂呈戲一如前日而臣等則賜坐於王公之下賜餅果駱茶熱鍋皇帝還內賜正使臣樂性冬至正使黃仁點各緞十六疋色囊十箇副使臣師國冬至副使臣柳義養各緞八疋色囊六箇到太和門前行謝恩禮琉球使臣亦如之十三日自軍機處諭四譯館於十四日未刻帶領朝鮮琉球二國正副使在中正殿賞燈十五日亮鐘在保和殿筵宴未刻到中正殿賞花砲云云故十四日未時臣等又與冬至使臣入中正殿前則皇帝復出御幄次賜座賜饌殿庭放花砲盒燈等火戲又呈各技十五日五更入保和殿隨祭元宵庭宴如除夕之例當日未時入中正殿待皇帝御坐着砲燈之戲因主客司知會本月二十一日皇上起鑾南巡所有朝鮮琉球各使臣出城預備二十一日着館卿通官大使等帶領送駕云云故二十日午

後臣等與書狀官及冬至使臣率任譯等數人由正陽門出廣寧門外止宿於店舍翼日平明提督通官等導臣等出待於路傍俄而皇帝乘步輦到臣等祇迎處露面諦視命戶部尚書和珅宣諭曰爾們回國以朕意傳言曰國王安過仍即過去禮部之議以為向日除夕宴時皇上已問國王平安故今當遠巡又有安過之面諭云當日回到館所二十四日受回咨八度離發北京到通州○冬至兼謝恩正使黃仁黈副使柳義養狀啓曰臣等一行上年十二月初三日到瀋陽故落留任譯歲幣中紅紬一百疋生上木三百疋好大紙一百五十卷好小紙二千一百一十卷粘米三石五斗四升依瀋陽禮部公文使之呈納二十一日到北京住接于西館當日詣禮部呈表咨文則漢侍郎莊存與祇受二十六日臣等詣鴻臚寺與書狀官李東郁謝恩三使臣及琉球國使臣演正朝朝參禮二十二日自禮部知會內除夕宴設行於保和殿而兩行正副使及琉球國使臣特下皇旨同為參宴云云故二十八日昧爽臣等與謝恩正副使及琉球國使臣同入保和殿演除夕宴禮二十九日晚頭又與謝恩正副使及琉球國使臣入保和殿庭東班平明皇帝殿座訖引見兩行正使副使及琉球使臣陞殿陛下皇帝問於臣等曰爾們國王平安乎謝恩正使臣洪樂性謹對曰

平安全叅宴後退出本年正月初一日五更臣等與書狀官李東郁及謝恩正使臣率兩行正官四十九員詣闕入太和殿庭西班與彼東西班及琉球國使臣一體行禮初九日未時臣等又與謝恩正副使及琉球國使臣入中正殿庭東班皇帝使內務府官頒餅於兩行正副使及琉球國使臣已而皇帝乘步輦出殿行茶訖賞賜緞疋於諸王貝勒而亦及於兩行正副使及琉球國使臣正使各賞錦三疋漳絨三疋小卷八絲緞五疋小卷五絲緞五疋大荷包一對小荷包八箇副使各賞錦一疋漳絨一疋小卷八絲緞三疋小卷五絲緞三疋大荷包一對小荷包六箇宴罷詣太和門行三跪九叩頭禮謝恩後退出歲幣方物初九日呈納餘同謝恩使臣狀略○甲戌教曰命召之制異於兵符所以備非時召命而送左隻合符無疑然後就命軍兵去就不係於此觀於大臣受佩可以知創制本意以是之故他營大將兼領兼領營命召亦不兼佩外此都相之行操亞將之代領亦無佩符之事蓋管轄與號令惟在所持之手旗命召有無元無所關該房承旨以訓局陣兼領七將之無佩赴陣有此提稟之舉承宣事不但太昧事例命召事體何等至嚴則是豈自下所敢稟請之事事未前聞大關後弊當該承旨從重推考○親審 璿源殿修改之役○乙亥 上詣 健元陵行

酌獻禮仍詣

陵上奉審命監董諸臣率工匠赴役不移時工告訖次詣

顯

陵

穆陵

崇陵

惠陵展拜遣大臣奉審諸

陵仍詣

元陵展拜還

健

元陵齋室陵官以下施賞至晝停所命京畿觀察使沈頤之楊州牧使金鍾秀仍率父老入侍詢問疾苦鍾秀啓言本州以二十位陵園墓所奉之地元戶雖夥而應役之戶僅為六之一故以致疊役之寃就道內軍數不多之邑增減均排則一州民人之永久蒙惠似無大於此矣批曰與道伯相議勿論多寡從長釐正又召見楊州暗行御史林濟遠詢民瘼○以具善復為判中樞府事趙鼎鎮為吏曹叅議善復以董役勞特拜也○丙子賜領中樞府事金尚詰豹皮工曹判書具善復戶曹判書鄭一祥禮曹判書嚴壽賜虎皮健元陵修改監董諸臣也○命都下年七八十者及貧窮無依之見漏於前別單者增付白給秩○原春道觀察使徐鼎修以嶺運穀利泊荅領運差使負施賞有差○備邊司啓言洪忠道觀察使申大升狀啓盛陳本道民多穀小排還不足之狀仍以還軍餉留庫條限十萬石加分各邑儲置米從便改色待秋會錄結錢四萬七千餘兩盡數劃給以資賑民益普甘藿之費為請軍餉限八萬石加分儲置米改色事事目撓改大關後弊置之結錢劃給事所請太無限節散歛易生奸弊

以惠廳位豆四千二百石並雜費劃給結錢則限五千兩許劃教曰軍餉留庫中加分事準請許施雖有傾庫之慮以今望哺之民情亦難剋削數爰無論十萬八萬令道臣叅量緩急排比多寡以為從便加分之地儲置米改色事事目法意雖甚嚴密既有昨年已例亦令依此請施行沿邑位豆四千二百石並雜費劃給本道添補還穀事依此分付較看當初所請結錢之數猶有不能相當之歎結錢限一萬兩特為加給○丁丑○戊寅展拜 景慕宮召見本宮都提調金尚詰戶曹判書鄭一祥工曹判書具善復○己卯○庚辰○辛巳次對領議政鄭存謙啓言因惠堂鄭民始所啓各道漁鹽船稅道臣句管比摠收納事令各該道臣詳探民情事勢審察便否論理狀聞矣諸道狀本中平安道觀察使李性源以為今若出付道臣摠察董飭加現代免之政一委地方官以彼邑有餘之數充此邑不足之稅一年應納之外如有剩餘明白留儲以備來後減縮則官稅自準民力庶裕比摠一欸雖不可硬定而若以益下之義酌定適中之稅則期以歲年似有成效云矣蓋此漁鹽船稅各道監營句檢以防滲漏本是當初事目摠察董飭付之道臣使之申飭地方官從實釐正以做較數歲為貢之制量宜酌定則隱漏白徵並祛其弊稅入經用亦不至縮而若不嚴立科

條明定事目則效未及見別生弊端請使均堂議于諸大臣講定節目啓下行會諸道永久遵行 上曰近以漁鹽船三稅事予之所以歷詢卿等所以覆奏亦已詳且屢矣大抵均廳之管領三稅寔出於 先大王恤民隱救民弊之聖意減布之惠德意藹然在予繼述之道惟當謹守事目而目下出給該道之議本非有違於事目只是稍換其主管而已且念田土結役出於任土之貢奴婢貢案亦有比摠之法至於隱餘結之加起執卜選武布之按簿收布皆付之各道各邑而獨此三稅謂有難便之端者誠莫曉其故也京司之勾管必不及於外邑之詳備道臣之親執反有勝於該堂之遙領籌其便否計其效害實無變更之嫌且免苟且之弊今若一付之該道該邑使之以實比摠則本廳稅額之漸縮非所當憂京外魚產之踊貴亦可救弊矣卿等更與原任大臣爛議以草記指一稟處翌月備邊司回啓原任大臣亦無異見教以雖非更張之舉不可委之一二該堂備堂中數人啓下後來會本司磨鍊事目以聞○名見前平安道觀察使李性源下詢關西弊癘性源啓言清南北各邑處處採金甚至侵人山地壞人田疇食力之民大半歸於金穴西農之比歲不登未必不由於此另加禁斷似好矣批曰不動力農莖手滋多不但為當禁之大者外此難言之弊

不一而足依卿所奏更加嚴飭雖以採銅採銀事言之朝家則每以為宜禁不可許近聞諸道或多圖得京開設施店礦云亦不可不一體禁戢令廟堂申飭○以李在協為議政府左叅贊鄭好仁為右叅贊金憲為吏曹叅議○教曰前此申飭何如而歲翻以後刑曹死囚同推不過數次京司若此外方之準式舉行何以董飭刑曹堂上并令政院指名現告從重推考以此之故成獄未完決之類經年閱歲不生不減宛轉於桎梏之間豈非干和之一端况今天序屬發生之節對時育物正不宜小緩京囚中勿論未完決已完決刑曹諸堂依例直宿本曹聚精詳閱可放可仍之類秩秩區別兼附意見書出別單入啓稟處外方未完決之類待諸道方伯畢巡還營並即查問可以直放者直放可以稟決者稟決雖於已完決中若有已見起疑處亦即論理狀聞○都堂錄領議政鄭存謙左議政李福源右議政金煙大提學黃景源吏曹判書徐有隣左叅贊李在協右叅贊鄭好仁吏曹叅議金憲○取二十二人同弘文錄

皆八點○以尹承烈為司諫院大司諫○教曰內侍拿處者之分囚各間法意至嚴而近來此法不無解弛之慮無識武弁自不免雜處今番則不欲別般查究後復有疑似之端自不飭之判事以下難免重律惕念舉行○壬午晝講于

謙華堂○癸未晝講○飭諭賑廳堂上曰風寒無異冬令發賣時該堂赴民人

未到前赴衙俾無等待呼寒之弊近間該廳舉行漸不如初發賣之際堂郎歇
休房埃甚至酣睡為事屢入於史官摘奸後復如此難免重勘自始分時至畢
分必皆公服廳坐無或暫離坐次○甲申召對○飭政院申明啓下文書單抄
書入之式曾因故相金在魯所奏每日所下傳教判付分申前後書入啓下文
書亦為單抄書入蓋出於防偽之意其後廢閣又因都承旨黃景源出舉條申
復故規而後又復不遵行乙未聽政後特命修復至丙申御極後以翌朝書入
永為式至今遵行而至於啓下文書單抄書入之規未免漏却至是命申明舊
例自明日傳教書入時前一日所下文書度數各房單抄廳坐時各房承旨照
檢與傳教膳本同為入啓載之政院故事○贈故察訪李彥迺職旌贈承旨鄭
宜藩青興君李重老妻鄭氏閭初命禮曹孝烈別單議大臣領議政鄭存謙以
為李彥迺孝行純篤先正之詩文鄉祀之躋享可以徵信許其賚贈恐合事宜
鄭世雅之屢加賚贈以其有倡義敵愾之功而至於以贈職而得易名非死節
表著者有難輕議其子宜藩之挺身突圍血戰致死脫其父於危急死親殉國
令人激昂在朝家激勸之道宜施旌閭之典李重老之妻鄭氏十三日忍飢索
夫屍於積屍之中十年服縗教子復讎非卓異之貞烈何能辦此旌閭之典恐

不宜靳施右議政金燧議同依大臣議施行○乙酉御春塘臺行內試射○教
曰朝晝異候暄冷不適雖非饑饉之餘輪行之疾易致熾行况此凍餒領額之
類萬一感觸勢將至於癘疫而後已聞京外多有涉疑之症死亡相繼云而姑
無登聞之舉此亦諱災之一端以此備忘令廟堂騰布京兆及設賑諸道方痛
幾名死亡幾名一一登聞○三月丙戌朔教曰尤甚邑編配主客俱困取見徒
流案區別書下而湖南年事為諸道中尤甚明朝即為行會移配之際切勿紛
挈從便鱗次舉行仍飭諸道切勿一時并舉反貽繹騷之弊放者三十二人移
配者七十五人○以鄭昌順為吏曹叅判○丁亥召對謂儒臣曰近來玉堂含
默無言予所慨然新錄人多在館職時政得失衮職闕遺悉陳無隱以副予虛
行之意○以沈豐之為吏曹叅判趙昂鎮為吏曹叅議昂鎮旋罷○戊子以金
熹為吏曹叅議○飭銓曹牧府州郡降號邑守令以有資歷人擬望○督運御
史金載人以賑穀船運之狀繪畫作障子以進仍命入侍詢列邑民瘼載人啓
言浦項倉穀簿近甚不裕每當北運時通融磨鍊於右沿諸邑而民弊滋廣水
路險遠宜令預為經遠之道浦項倉穀儲本以三萬石為準而目今捧留未能
滿數千石今番東運後方便移轉隣邑還穀以充其代而各邑多不舉行請令

廟堂申飭本道從之又啓言安東士人南時潤癸卯春致斃於場屋其妻申氏過葬後路過澤畔以裳掩面投水而死其婢子同時赴水一日之間節義成雙臣到安東一鄉士人擁馬陳訴宜加旌褒以樹風聲矣教以節義卓然特施棹楔之典○兵曹判書李坤免居銓已久病又難強故也○己丑召見回還謝恩正使洪樂性等問燕中事情樂性啓彼我國通情亶在於言語酬酢而使臣初未諳漢語所謂譯官言語不過商賈買賣間說話而已若與朝官士人相接則彼此多不能通話使臣既如彼譯官又如此誠非細慮三十前文官肄習漢語非不申嚴而近頗廢弛前輩名碩多對象譯輩以漢語酬酢亦可見古人備不虞之深慮也命譯院商確稟處○以李性源為兵曹判書○庚寅○辛卯大提學黃景源免○召對○壬辰罷吏曹判書徐有隣職以屢違召命也○癸巳以鄭尚淳為吏曹判書趙鼎鎮為吏曹參議李性源為弘文館提學○齋宿于摛文院○甲午 上詰 皇壇行望位禮親押祝文省器省牲○教曰 皇朝人子孫收用每有飭教而銓曹初不留意照擬此後更加嚴飭其中可合獎用人觀其身手才諳令兵判及時原任將臣各薦一二人以為收用之地○教曰今日行 皇壇望位禮言念周京采增萬折之感追考斥和臣事蹟其凜凜忠義

足令人一字一涕嗚呼歲暮麟經無地可讀自在 列朝屢舉賜祭或錄後之
典豈非予小子繼述之一道乎忠正公洪翼漢忠貞公尹集忠烈公吳達濟家
遣承旨明日致祭奉祀孫之時在外任人令該道獻官以侍從堂上守令中曾
經承宣人填差兩致相後孫毋論支嫡收用聞有受教近來未見着意注擬文
忠公金尚容文正公金尚憲後孫申飭銓曹調用○親製宣武祠節祭祝文以
下曰受押適在於 皇壇祭享翌日事若不偶也○命刑曹死囚題給糧米教
曰昨見判堂問之舉皆浮黃有垂死之慮似此歉歲自賑廳題給糧米不無可
據之已例刑曹死囚計其名數叅量派及糧米○教曰故相朝期不遠而易名
以主家生時遺戒不欲撰送家狀云此大臣彰義宮筵奏 先大王嘉獎之教
想在記注即此一事廷臣之所罕覩不循流俗自有自家之一副當規模以至
于近日而時登筵席多進警語此予所以不忘故相者也故相鄭錫五宣謚因
先朝特教不待謚狀亦可謂倣用之觀例鄭判府事賜謚令私文館斯速舉行
○以趙尚鎮為私文館副提學○乙未親試抄啓支臣○以徐有隣為私文館
提學○設三日製于泮宮○召對○以金熹為吏曹叅議○校理李顯靖上疏
陳戒一曰嚴懲討二曰懋實學三曰勤修省四曰急救活五曰用賢才六曰崇

儉約優批嘉納○丙申輪對○召對○以李坤為兵曹判書尹師國為司憲府大司憲旋遞李在協代之沈豐之為司諫院大司諫贈謚右議政鄭弘淳靖敏贈吏曹判書成聃壽靖肅贈吏曹判書李溼貞愍贈吏曹判書金時習清簡贈吏曹判書南孝溫文貞贈戶曹判書朴毅長武毅直提學元昊貞簡知中樞府事權禔孝貞○持平李翼晉啓陳各官房圖署之弊備邊司覆奏請成節目禁之救曰官房之有圖署牌子與諸衙門印信或開牒之制大不同用處不過柴穀催促及導掌舍音差汰等事而已外此則勿論大小事必具由手本於內需司自內需司轉報各該曹自各該曹行關於各道自來法意槩如許矣所謂圖署特一官屬之私標官屬輩雖欲圖踏侵徵而外邑若能據法不從則豈有此等之弊觀此臺啓事之駭痛孰甚於此朝家御極以後以官房事操切拘束不啻丁寧賜牌文書則必令署經吏曹刑曹減獲折受則亦皆牒報內司度支而手本則毋得直呈啓目則亦不自斷或議廟堂或下該曹又令採探民情論理狀聞之後更令所管衙門覆啓稟處朝家本意蓋欲使官府一體杜僥倖而禁干囑也到今但宜修明丙申受教不必別加矯揉今若以直送圖署禁斷事成出節目則此反有無於法而創法之嫌焉大抵開牒俱有印跡故偽造者用一

律盜踏者施次律所謂牌子則非關牒所謂圖署則非印信而官屬等妄引踏印關牒之式行號令於營邑論厥罪狀殆有浮於關牒之偽盜此後諸宮房除非上所云柴穀催促導掌舍音等差汰外萬一以田土奴婢打量望定及奪漁稅徵債錢事不由該曹直以圖署牌子知委京外者該宮房首任嚴刑定配作備官任刑三次勿限年遠地定配管閫邑之匿不以聞者道帥臣先罷後拿守令徒三年定配限五年禁錮定式施行京司堂郎之不即摘發之罪遵監司守令之律以此判付自本司騰書別關嚴飭諸道俾各揭板以為常目惕念之地亦令禁府刑曹載之受教永久遵行○丁酉巳時午時四方昏濛若下塵○晝講○特補吏曹佐郎李集斗為文城僉使集斗以吏曹享郎寒食祭諸執事俱以殘蔭冷武填差也○教曰殺獄成案事體何等至嚴而京司規例反不如外邑初覆檢則狀辭既甚踈漏推覈亦不以時甚至成獄文書無一字跋語雖以本曹事言之部府報來之後一番例推任他經過了無審閱之意前叨者襲謬後來者效尤一年二年出場無期如是之際安保無瘦死之冤乎且考時囚錄啓昨年再昨年成獄之類迄不完決京司為表正之地而怠忽如許豈非朝廷之羞乎繼自今宜定劃一之規初覆檢狀結語及限內行檢等節一依外邑例

本曹完決亦不得延拖而開坐時無端闕推則該判堂削職該房郎官汰去出
付該府照法勘處此傳教戴之刑房故事該房承旨依此直捧傳旨亦令禁府
刑曹戴之受教○司諫安廷珪上疏曰近日以來聖慮徒勞而成效未究國計
無恃而衆弊成痼廟堂訂謨務歸架補銓衡剡揀先主互對營閭之循例奉行
亦貽責教之屢勤州郡之按簿期會猶多制書之頻違許多可論之事指不勝
屈臣以為 聖上制治之道亦或有未得要領者規模太廣每患志勤而功遲
聰聽獨運反致官冗而務廢伏願先審其治體各飭其分掌焉今日先務莫大
於元良輔養之道至於陪童亦必選擇保姆亦揀良順焉教官訓蒙之任當初
分職法意甚義宜飭該曹申明舊規賞罰有國大政錫馬帖之典稍別於弓物
之頒而反歸虛實之差殊勿限年之法較大於徒配而息宥或有先後之倒置
宜令有司更為酌定京外之諸般上納吏屬之情債徵索法禁漸弛欺詐滋生
宜並申禁寺貢減匹惠澤至廣而或於各司奴婢之案猶有物故仍錄之名宜
命詳查發賣各司雖宜貧富之詳覈而西部官之章服徒步直入閭家有駭聽
聞賑恤人口雖合肥瘠之精監而衿川縣之盪水洗面以觀貌色太近苛刻宜
令京兆該營察飭焉批曰爾之文識自在宮僚已熟知之矣八條論列無非精

約切當底說予極庸嘉之第一件事爾能畫出今日治象第二件蒙養之方不
可以微事而忽之並當體念第三件事書徒之制宜先修明嚴飭教官俾有訓
蒙之實効第四件事果不無倒置之歎而有難輕易變改矣第五件事弊源誠
如爾言令各該衙門營門各別察戡第六件事寺貢減匹之後貢案之仍錄事
之駭痛孰甚於是令廟堂摘發科治西部官負事衿川縣監事并依施至於衿
倅之抄飢時盥水洗面以觀貌色尤有太刻之嫌推考○戊戌展拜于景慕
宮○召對○己亥召對○教曰京囚完決之後有本道日次公事猶可常常披
閱至於外囚一番錄啓更無參考之道殊非一視之意此後諸道錄啓死囚區
別分編謄書一件入啓一件藏于曹新錄啓之類當道冊中次次添錄或有疏
決者刪於元書著為式入啓冊子請出修正一依決獄案例舉行○副校理李
翼晉上疏曰 殿下以聰明之姿懋緝熙之工七書正文之證定一統朱文之
會選可謂盛矣而獨見於外者曾無尺寸之效儀文漸成若可以賁飾升平而
淳樸之風反或索然體例多般若可以粗定規式而 祖宗之法反或廢置此
豈非 殿下不能奮勵之致伏願端本出治痛革萎靡之習元子官躬教之術
不但遇物之誨而已造次起居之節無一不率以正則敬承之譽重輝之謚不

必專美於古矣。殿最為黜陟柄而斥來人心益巧射利之徒工於要譽則博取
愚眠之頌奉公之吏不辭任怨則反致浮誇之來宜飭藩臣明施考績之典丙
丁以來亂逆層生而王章未伸義理漸晦伏願亟允三司之請市井之徒衣章
楷分閭閻之間屋舍逾制凌上之兆茂法之漸未必不由於刑政之不嚴也臣
於省觀之暇路由嶺沿緣江州郡無慮十數崩沙壅關水失其道潦雨時行盡
被懷棄之灾請令該道道臣悉心講究俾一方之民得免壑溺之患我國刑書
遵用大明律而又有續大典及受教輯錄故用法得中然而節目猶或闕遺
舉行間多疑難故我 殿下因受教著為定式而第無一統哀集之例請令掌
法之臣一依先朝續大典例立綱分類輯成刊布焉薦人於朝何等重事而
前大提學黃景源所薦成致三特一鄉曲微瑣之人物論駭惑臣謂黃景源亟
施譴削之典成致三薦單多施宜矣向來備郎多窠之時湖西一武弁素茂地
處者混擬於其中物論舉皆指目以為一武將之所力薦身居上將之任曲循
私意訓練大將具善復亟施譴罷之典日昨入侍臺臣傳啟不成體段臺臣亦
施譴罷之典可也批曰新叨論思之任首陳箴規之章而文既勤據言亦該洽
予甚嘉乃第一件二件進德貽謨之方悉在是另欲體念第三件用人與考績

要務無出於爾言申飭該曹及諸道第四五件言則當矣第欲留意第六件其利雖博民力甚鉅令廟堂分付該道使即詳探物情具意見狀聞後稟處第七件受教輯錄既有 肅廟壬戌已事俄筵適講此章今若遵舊續成亦屬繼述之一事自續典以後通同哀集則義例尤合完全方欲議大臣決定第八件重臣舉措極為駭惑此非風傳則不必靳許明日賓筵當有處分第九件元戎予所倚毗豈以微事輕施斥罷本事莫知委折不允第十件責人無已太備不允○申陞戶居接士夫廊底之禁○庚子朝講兼行次對○教曰朝家於湖西何嘗一日忘于心哉年事則沿野荐歉蓋蔽則公私俱空欲着力於賑事則還民被困欲致意於還政則賑民受害實無賑與還兩便之道民勢之去益遑急可推而知况湖西士夫鄉也士夫契活非陶冶販賣之工於謀身只寄於畝畝之中今畝畝再告荒若無公穀之計巡分糶何以資生而治農乎予則曰去年湖西大民小民將無同也向來嶺穀及錢豆之為資賑還之需鱗次劃給者穀包為九萬有餘錢貨亦至萬金未知分俵無不均之歎民食有差裕之喜乎以予所料決知為不然將此穀簿較彼戶口終不能相當道伯之迄今無言豈或有別般周便之策耶噫非種不耕非糧不耘無糧無種耕耘以愆則嗣歲之憂又

非目下頽頽之比此子所以耿耿一念忘寢與食焦勞將至生病也經用之莫可收拾予非不知而似此荒歲何拘常規月前區劃亦不足較挈本道各邑當捧條結錢漁鹽船稅錢為二萬三千兩零云特許全數加劃付之道臣從便補賑賑穀中除出幾許數就其緩急酌量分羅着念課農俾無絕巡失時之弊至於賑政莫曰就緒見今春煦漸永阻飢轉甚嚴飭守宰詳加審察無令一民或致遺漏少紓予南顧之念又若有疾病者無論方痛已痛必皆方便救療無令一民或至於捐瘠然後予心可安為道臣守令者寧不體予數心之諭思所以對揚之方乎以此傳教自廟堂行會本道措辭申飭○以沈有鎮為司諫院大司諫權導徐浩修為知經筵事鄭昌順宋文載吳載純為同知經筵事洪樂命為議政府左叅贊○辛丑召對○壬寅畫講○修撰成種仁上疏曰 殿下之為學似專於學聚問辨之方持養不篤宣露太過發諸辭令有文勝之弊措之事業欠體行之工左右丞弼之臣才智文學不足以當聖意則自不免低視羣下獨御一世是則文理之密適所以妨本源之工高明之極適所以為氣質之過苟 殿下戒其所長勉其不足必就古聖王實事實行存着勉慕則倘所謂行堯即堯師文即文惟 殿下念哉元子宮蒙養之要莫如 殿下之身教豈

可少忽哉况冲齡方藐知慮初開凡於起居威儀之間必軫誘掖薰陶之方且
擇日夕養護之人毋有左右不正之歎則岷嶷之質溫文之姿庶致日就而月
將丙丁以後諸賊麟譙之窩窟在於鄭妻而屏處郊甸量鑊之根抵在於龜柱
而偃息海島國榮之前茅即德相叔姪而或違肆市之戮或止竄配之律他如
湖西獄囚亦澤白仁景之種類而一從寬假之典 殿下所以治已治人之方
亦必有如是姑息者而此又姑息之最大者也宜奮乾剛亟允三司之請饑饉
荐臻民業大窮所以憂恤而經畫者無所不至而猶未免循末而捨本何者侈
風之未革也內外文武象胥庶流衣章服飾日用飲食競尚侈靡公私之蓋蔽
俱空中外之委積盡傾伏願明飭有司一有踰濫繩以重法抑或為禦災救民
之一大助也尤甚邑諸罪人移配之命雖出於軫恤災民之盛意而其中任觀
周趙岫等罪犯何如而通同移配職在三司者無爭執之論臣謂金吾堂上亟
施譴責伊時行公三司重推昨冬嶺穀之東運其中一船人之偷竊穀物諉以
湔没乃於繡衣復命始乃現出臣謂該道臣從重推考當該地方官拿問嚴處
御史施以譴罷之典咸鏡中軍申遇文以體例間事略治永興府吏而府使具
純發怒於下吏之受罪遽杖中營吏屬則遇文移怒於洪原而推治洪原縣吏

具純之為下官而陵侮上官大損體貌申遇文之怒其子而肆忿於其父者大傷風教純遇文拿問定罪可也向來皇壇展拜禮時一時微雨不至霑服而大臣及一二卿宰外率皆顛倒避濕舉措乖當有駭觀瞻移次卿宰施以譴責之典宜矣邑婢潛奸明有法禁而一絰外任輒皆家畜甚至幕裨衙客任自率來臣謂嚴飭諸道申明舊典俾無如前濫雜之弊批曰首言為學之工下字轉語足見爾識解子庸嘉之更欲將爾陳勉措之日用蒙養之方歸之於身教當留念矣若姑息之病奚獨懲討為然然言固是矣以禁奢二字為禦災救民之良方爾言又是矣金吾堂上事此非疏放則何必深咎侵斥之至及三司尤過矣道伯事依施當該地方官事已行勸典今無可論矣督運御史事幾萬石轉輸無一人滄沒此近來督運時所未有之事子方竒其殊勞爾何曰云然此而勘罷則以細類掩前功不允具純申遇文事遇文之移怒誠非矣純之舉措極其駭妄且關後弊所惜者體統宜即重勘而風傳之說有難即賜處分矣歲曠官亦不可不念並令該道道臣親執詳查狀聞壇班卿宰事等閑陪班不容乃爾况至重至敬之地乎並施罷職之典尾陳事許令申飭該道○癸卯修撰申耆上疏曰 殿下臨御八載未見一事之熙績徒見百度之委靡凡今之弊何

莫非聖志之未立治體之未得耶典學非不高明稽古非不博洽而知行兼進之工誠有所未盡詞章涉獵之跡反有所著見九重燕閒手不釋卷未必為帝王受用之實而尋常絲綸或占作者家規度討論講學有遜古聖人踐履公車之體應製之格從而化之漸開文勝之弊好學右文之化徒為貴飾無實而止耳 殿下教迪民彛培植世道敦風獎節祛文戒奢而世家大族未見模楷之可法高位達官全無恬素之可稱何莫非實心實政之未得其要而然耶 殿下每以立經陳紀為務而關和之申明者乍飭而旋弛弊癘之釐革者始議而終置天討之當舉者明知而久緩逆孥之難貫者屈法而曲貸輕釋孥配不恤王府之覆難移置賊魁不由喉院之惟允如是而紀綱何由而振勵政令何能而厭服耶 殿下每以喜聞闕遺虛受直言為急務而今日諸臣魄散軟熟無能為聖朝補拾闕失如古之遺直藉或隨事論列亦無足以當聖心者遂至寢却不省比者灾沴荐臻惻怛求言前後論事之章亦豈無一二採用之言而嘉尚之批旨徒羨觀瞻廟堂之覆奏率多姑置竊以為聖志不立治體未得之病根救藥之方不外乎一心上猛省講學則思其真知力踐必變詞章記誦之習立教則勉夫敦厚誠信必矯澆漓淪薄之習樹紀綱則惟從大公至正必遏偏

係撓奪之患制文教則只貴明理闡道必斥撥英擣華之技容諫諍則翕受敷
施必務虛心見行之實是特一轉移間事可不勉哉臣於向日賓對伏聞聖教
有以治道不成謂若時之使然者為之慨惜不能無憾於聖德一言之失天下
無不可為之時盛衰在天得失在人今若一付氣數不論人事則是特後世凡
主之因循退托而殆亦近於齊王之罪歲也均廳之設實我 先大王為生民
減布之盛德也然方其初始之日猶有先事之慮者而于今三紀無論智愚莫
不以生理之極艱歸之海稅魚鹽總稅要不滿十萬貫堂堂千乘之國何惜十
萬之財不副億兆之望耶我國人士太半是簪纓之裔欲事耕作初無尺土可
以料理欲業工商又有國俗之不可擺脫昔之所以資藉延活之道惟是親戚
故舊之先達者捐廩而周急也今者吝嗇成風雖有俸祿猶無施與故以士為
名者莫不憂衣食亂心自拋其莊修之業自朝家一以獎用廉白斥黜貪吝為
主則庶有知畏施與之風矣批曰疏中講學也立教也修紀綱也制文教也容
諫諍也此五條皆屬目下急務思欲隨處體察而附陳事易不言乎時之義大
矣哉雖有周官法度必須量時而行然向所云云特慨時而發豈有真不能為
之時爾之追提此說不失啓沃之體予庸嘉之漁益事 先朝已定之制不啻

若金石即為生民至誠惻怛之盛德大業也到今豈可輕易議到然於勾管之
在此在彼方欲略加移換此亦仰體 先大王聖意也至若疏末所陳事士大
夫資藉之風非一朝一夕所可設法禁之者朝著之間最貪濁者爾何不指名
斥言俾朝廷舉烹阿之典耶廉白抄啓已至多年訖無一人薦似此責在廟堂
竊為之慨然○正言李錫夏上疏曰 殿下之意每在於整肅綱紀而恬嬉轉
甚振刷無期董飭之教或欠於持重 殿下之心常切於開廣言路而謬諤無
人喑啞成習採施之美或遜於求助正俗之道莫先於公是非而趨向異路言
議多岐妍媸相混真偽莫辨旋別之典 殿下之所當痛正者也礪世之具莫
尚於張廉恥而恬靜無聞詈競成風關節肆行邪徑多端激揚之道 殿下之
所當明施者也地閣才華優於清啣而潛郎末班至白首而潦倒者有之才諳
幹局宜畀牧守而草野荒陬抱紅牌而窮餓者有之疏通之教屢下而淹滯之
歎猶前請令銓曹廣加搜訪以為恢公振滯之道焉伏覩近日守令有窠輒下
擇差之教而銓曹所以舉行者每當其人之注擬多視曾經之考績褒貶之目
或不無一時之幸不幸則該曹之視此排擬未必為詳慎之道請令差遣之際
惟才是視勿為循襲此例馬士趨不古文風漸衰作文則不為思索納券則互

相爭先駭異之事不一而足矯革之道恐不如先講後製之法此法一定庶有
肄業之效自絕希俸之心請下詢大臣春曹而處之批曰整肅紀綱開廣言路
即正俗勵世之大頭腦爾能敷陳此四目之要進言之誠予庸嘉之又以振淹
滯擇守令嚴科場正士習附陳之此可謂時務中最緊切予當留意先講後製
事非不欲更詢大臣禮堂曩者收議尚不批下蓋以不揀主司先更規制慮或
歸於徒法而不能自行○樂安郡火百餘戶被燒道臣以聞命優施恤典○教
曰昨今年都民積困於歉荒矣自冬徂春賴以全活者惟在發賣一路而既不
能戶給人足則尚可曰盡父母之責乎環海以東均吾赤子何嘗有小大遐邇
之別而念茲京城即四方根本之地而戶凡四萬有餘人為二十萬而既無土
地之可以業農又無糶糴之可以聊生飢饉荐臻契活轉乏彼料祿綺紈之家
猶且云急况下於此者乎聞今市直式日飛騰而加之春煦且添閏月若使發
賣之穀按古例但止於四巡都下望哺之民能無抑鬱之情否予於六道民事
左右酬接日夕焦勞以若錢若穀若陸陸續辦劃反於都下其惠也或有不及外邑
之慮或有不及初春之歎焉豈但本末之倒置惟茲辛勤煦濡之都民幾何不
至於捐瘠其令有司第五巡發賣時特為加給加給發賣則白給不宜異同亦

許加給向聞賑堂言四巡米將以田米磨鍊云似非新運之西穀穀品必不如
昨年然小米一巡既係不易之事目有難運今變改而苟欲酌量濶狹豈無益
下之方小米分給巡比原減價更為加數減價以助一分民力因此又思之都
民錢荒之弊去而益甚聞諸諸臣廷奏民情槩可知耳三昨賓筵之特教來會
將欲講究裕民財之策而近來事最是姑息為病萬一任他難期出場向來限
十萬數貿銅之命亦出為民行貨之至意而無異勺水車薪窮巷借貸之資列
肆貿遷之需想艱窘一如前矣又際此時收發賣之價有入而無出無幾近於
割肉充腹泉府之流通責在朝廷目見民產之遑急錢荒甚於穀荒不思所以
矯揉散布子為民父母於子心安乎否乎予已先決于中積蓄之多寡規例之
有無不須諮詢所可講定者即節目間事錢則用何處錢數則準幾許數何以
則有流行之效何以則有沾溉之益也將以利民何論取息頒表之所以嚴防
侵漁條例之可以通行營衛廟堂爛加商確以聞自政院分付京兆曉諭坊曲
俾我都民恃而為安各奠厥居○以徐有隣為議政府右叅贊○甲辰詣北苑
行望拜禮○乙巳次對領議政鄭存謙啓言壬辰殉節人李彭壽因嶺伯狀聞
朝家既已旌閭而蓋彭壽當亂投筆登科未一年竟至殉國初無職名只是一

出身同時死節人金虎十年前因大臣筵奏既命贈職今亦一體贈職似合激勸之道矣從之又啓言邊上有犯越之事則地方官拿問道帥臣論勘而先朝戊辰有自我國現發者道帥臣勿論之教矣頃因下教取考戊辰以後騰錄犯越之自我國摘發者皆依受教舉行而庚午年則以犯越罪人之有殺越於彼地先為移咨故自我現發而道帥臣依法典論勘庚子年則以查事之不善究覈雖自我現發而道帥臣亦為論勘自今以後除非如許別般事情當遵受教舉行乎抑一從法典施行乎 上曰從後受教施行其中犯越至於殺越者按查時或有誤查者亦依向來處分舉行○復授前禁衛大將李敬懋職○御宣政門召貢市民詢弊癘及行貨便否 上曰予自御極以後體 列朝勤民之德宵旰一念未嘗不在於利用厚生而惠鮮之化尚遲於通究困瘁之形轉甚於荐飢以及昨年六道告歉則非不知國儲之耗縮經費之匱竭而移粟往哺不憚轉輸之勞蠲稅發帑務盡調恤之方俾吾赤子不至於顛連溝壑此烏足以盡接濟之責而惟予心既勤且苦矣今當窮春又有閏月中外艱食之狀森然若在眼前况王都者八方之本根而既乏稼穡服力之效又無糴糶沾漑之資自夫豐歲尚多倒懸之急值此荒年那免胥溺之患夫十年九潦不能潦

唐之羣黎八年七旱不能旱商之百姓是知天災流行何國蔑有而其斡旋懷保之責專係人事之盡不盡如何昔在先朝每軫都民捐瘠勿論歲之豐凶必諮訪弊癘講究便否眷恤之德停減之恩藹然若陽春之蘇枯萎此子之平日所仰觀而今番發賣穀之加給一巡貢市人之臨門俯詢亦出繼述之念苟益於民何財之足惜何事之不措軍需之哀痛不須說也邦用之窘迫不暇顧也凡予之坐而待朝食息靡寧者只為都民之未蒙一視之惠而或不免於驚遠忽近之歸昨日傳教使之曉諭坊曲各莫厥居爾等想必承聆而錢荒則何以救之物價則何以平之假貸之政何者為便歛敷之術何道為得罔或自阻悉陳毋隱市民等曰近年以來水旱頻仍蓄積俱空無以支保幸賴我聖上曠古之惠澤自春徂冬接巡發賣俾不至於飢餓則雖以小民之無知豈不仰戴父母子育之大德乎至於歛敷之便宜惟在朝家措置之如何而若得十萬兩假貸之恩則庶為億兆民料生之道矣教曰都下民戶不下數十萬假貸之數如或不敷唉彼窮巷小民安能均被實惠內需司錢一萬兩禁衛營錢二千兩御營廳錢三萬八千兩搃戎廳錢一萬四千兩守禦廳錢六千兩合七萬兩市人處散貸禁衛營錢一萬八千兩貢人處散貸訓局錢一萬兩本局軍兵處

散貸禁衛營錢一萬兩本營軍兵處散貸御營廳錢二千兩本營軍兵處散貸
守禦廳錢四千兩太學典僕處散貸並前下買銅價賑恤廳錢四萬三千恰滿
十五萬七千兩之數而除其息利禁其口錢以為均俵之地蓋貢人軍兵亦都
下之民也而貨泉之流行勿論在此在彼其為都下沾溉之利一也如此則果
能有救荒之實效否民皆百拜稽首 上曰昨日傳教已諭除息貸下之意還
納之期又以周年為定而將臣之見或以為莫重軍需不可無端白給在前軍
門之以錢撥銀自有已例限一萬兩俵給厘人使之作銀還納於周年之後庶
為公私之益或以為日後捧納之際反貽厘民之弊不如貸下之為便云爾等
各陳便否厘人皆願以本錢還納 上曰民情既以換銀為難則不必強其所
不願矣且今日臨門不但為散貸之政亦欲知民間疾苦爾等各陳弊癘於是
厘人等各陳弊癘命各令有司看詳以啓又教各貢人曰市民貢人均吾百姓
凋窮賑乏在所一視貢人受價之先等預下似為一分聊賴之道故方令惠堂
舉行又以禁營錢一萬八千兩除息許貸爾等則比市人稍異故亦有多寡之
別使之咸悉此意也仍詢弊癘貢人等各陳弊癘命該曹該署勾管之臣從民
願許施○教曰今番貢市人詢癘蓋欲貸錢救荒即為都民行貨泉之意也廷

中已有下教且以此意宣布民人五營門十萬兩內需司一萬兩與先下賑廳
四萬三千兩準十五萬之數令各該掌財之臣從便散與民間而除其利息禁
其口錢以為一分裕民力之方至於民人等所陳弊瘼並令貢市堂上講究變
通之策以聞其他假貸勒徵等許多疾苦俄於詢問之時渠輩囁嚅不敢言此
則已令該署提調查覈從當處分而貢人之弊無異於市民亦已詢瘼皆令從
長稟處而聞貢米引等事即廳持難云當此穀貴錢荒之時何循常例特許引
等預下且減分之舉雖出於不得已予每以此不置于中減分貢人等處一體
許劃散貸錢自廟堂散貸民人及形止數爰一一別單以啓○以金魯鎮嚴璿
鄭昌順李時秀金載瓚為受教纂輯堂上李兢淵姜儉安廷珖李運彬李祖承
林濟遠李鼎運崔守魯李家煥趙恒鎮朴奎淳鄭東觀為郎廳○丙午以李養
鼎為司諫院大司諫○副修撰徐滢修上疏曰一曰勤聖學帝王之學與韋布
不同刀尊六經禮備三畫不以講官之非人而或懈延訪之誠不以應對之失
旨而或示厭薄之色方今春暑漸長館僚咸備伏願頻開講筵以積措施之基
焉二曰懋存養夫戒懼於外以達持養之地提撕於內以致收斂之本者靜中
之動也慎獨於初以求幾微之際遏欲於終以收精察之效者動中之靜也存

養省察固宜齊頭並脚而竊覲我 殿下高明之過英氣太露淵停含蓄之象常無以勝夫文理密察之用伏願益勉存養以立萬化之源三曰輔儲嗣我元子宮夷筵接賓指日可竣臣意則略做西京五經博士之制以易詩書三禮春秋專立五家講春秋則春秋家進講三禮則三禮家進講而官官差擬亦必以五經家平分排比以備旁引叅稽之資其所裨益必當萬萬於汎濫無實曾在先朝故大提學臣南有容請令儒臣修明四書五經人治一書如漢專門博士之學則前輩於此固已論之熟矣伏願博詢便否以盡輔益之具焉四曰廣聽納今日言路含糊鶻突便作涉世之良策峭厲激切反歸昧事之愚夫此其世級既降宿習轉痼而臣愚死罪以為我 殿下雖無厭直之心而未有獎直之舉雖有來諫之誠而奈無用諫之實伏願隨事聽納以開不諱之門焉五曰理財用臣嘗伏見 皇朝萬曆中兵部所陳本國事宜槩以長衫大袖譏其風俗且曰朝鮮貴世官賤世役宜令破格搜采憇用人才大抵長衫大袖實為耗財之大端而長衫大袖之弊又本於貴世官賤世役一國之風聲靡靡然恥言農夫其勢不得不生者漸寡食者漸衆為之不疾用之不舒試使秉銓之臣擢一畎畝之茂才措諸峻選屈一闕閱之庸品擯諸名塗俾人人相率樂赴於耕作

之本業而不復以游食為高致則此平天下之要道而用人所以為理財之本者也伏願丕變風俗以求理財之源焉其六曰變貢舉我朝之以能誦為明經實往古所未有之法而况背誦七書其功至難兼治製述人皆知其行不得之事而猶於初試三場強之以平生所不習之製述今日釐弊孰有大於永罷明經之科乎然不可遽革寧就明經科三十三人半屬明經半屬製述而申明經國大典規例初覆試並分三場初場以四書三經取明經生二場以賦表三場以策文取製述生仍用 皇朝故事自上親行面試一講一製相錯科次則朝有登英之義野無遺珠之歎伏願更令商確以責用人之實焉批曰六條陳勉無不切實子用嘉之當體念第三條事既有故判書陳請之語今亦行之似無不可但實效未可必當更量處大抵爾疏甚該洽從此可以備顧問○丁未召對○教曰向以山林抄選事飭教丁寧而伊後因銓堂不備尚不舉行是豈當初飭諭之意法典內或有自廟堂議薦送于銓曹調用如非生進幼學則雖直擬經筵官似非違例以此意言于廟堂從速舉行○戊申以尹東暹為判義禁府事○己酉召對○召見回還冬至正使黃仁點副使柳義養○庚戌召見備局有司堂上及纂輯堂上○辛亥○壬子備邊司上京獄檢驗事目

事目一初覆檢則當

部官及京兆官依例舉行而從前檢案之不能依樣專由於部吏不辦事不識
字之致此後部官初檢時定送京兆或行三檢則刑曹即驅率覆檢不察之他
執吏進刑曹覆檢之不得相通法意甚嚴如或私與被告人召或令西質
下吏嚴問目取初檢時檢官到停屍處開檢前屍親或取三四召或令西質
等處嚴問目取初檢時檢官到停屍處開檢前屍親或取三四召或令西質
堂上論理題辭干連中可放者放可囚者囚一檢後不多日內即為會推初覆
檢官仍以題辭干連中可放者放可囚者囚一檢後不多日內即為會推初覆
不即會推會推後不即完決延拖洗淨銀釵試用并依無寬錄舉行而雖至覆
判堂有故本曹草記以稟一待秋曹題辭出給一初覆檢狀如有疑端則草記
檢後屍身則始為灰封守直待秋曹題辭出給一初覆檢狀如有疑端則草記
後三檢自是前例而待啓下舉行之際或致遲滯此後一違草記一行三檢則凡
三檢後檢驗不實之官負律生一番會推後雖有更重之端他司檢則屍親未
請格一式依初覆檢例舉之一番會推後雖有更重之端他司檢則屍親未
待一檢驗取初覆檢時于連看澄之當問者疲或即據有難推捉自京兆定送勤幹吏
舉行一初檢時于連看澄之當問者疲或即據有難推捉自京兆定送勤幹吏
正五六入使之預待於檢所一從檢官分付舉行而如有覆檢則報次即曹嚴一
月六次或一月內無故未滿三聽以為當刻內掩捕之地一秋曹日次即曹嚴一
次老依外方闕推例自政院察恭

○司諫李福徽上疏曰昨日昨以都民之生理

近以軍資監逋欠事有摘發論罪之舉此非但吏胥輩偷竊之致每當領料之

時則掖隸侮辱官長拳踢吏胥斛上加斛比他倍蓰故一番領料加入不啻數十石月添歲積幾何不為數千斛耶臣謂嚴飭該曹各別禁斷伏聞湖南朔膳進上之規各邑捧價於民間出給營主人使之貿易進排而所謂營主人消盡於私用及其封進無計辦出輒訴本邑圖得還穀今年如是明年如是一主人所負多則五六千石少不下四五百石五十三州無不皆然云此實南路之一大痼弊也臣謂令廟堂即速釐正可也昇平日久武備疎虞筒筒弓矢之屬只取華飾專無實用脫有緩急將焉用哉臣謂申飭侍衛及各營帥臣一從舊制利其器械可也至於月課藥丸三南及海西邊鎮非無惠廳劃給而初無儲備之事每當操鍊潛買列邑緩急何以猝辦臣謂講究籌司廣詢將臣及時通變可也瀛館清選責任甚重近來官方淆雜無論文識地閱必以彼此互對試以今番館錄而言之地處卑微之如李翼晉權裕不學無識之如洪樂恒者遽然混囿於極選之中至若李顯默之向來討逆之啓欲發旋寢四百年臺風於斯掃地刊改之請至發於論思之列而彈墨未乾華御濫叨其可曰國有公議乎臣謂李翼晉權裕洪樂恒李顯默特施刊改之典其時叅圈王堂並施譴罷之典至於都堂錄一依本館錄施行全無黜陟可否之意夫如是則何必更圈於

都堂乎竊為大臣慨然也日前朝堂崇品元戎發怒於辭疏之退却醜辱不捧之承宣同座駭視傳說狼藉彼雖武夫其在搢紳相敬之道何可肆其口氣損其體貌若是之甚也臣謂訓練大將具善復特施譴罷之典批曰首陳事次陳事當留意米價事逋欠事申飭該司第五件事令廟堂從便講究第六件事各別申飭俾有實效第七件事固知為弊至於有名無實不必草率釐正反致紛紜之歎今姑置之第四王堂事何乃一筆句勘售此齷齪手段予甚非之參圈諸王堂事不允至於侵斥都堂不但以妄率言都堂有甚所失爾以為慨然乎末端事誠有是也譴罷可謂末勘而此屬風傳將臣去就亦係不輕不允○台見刑曹郎官教曰今因審理事諸道錄啓文案使之騰出冊子一件備乙覽一件藏本司槩欲常常披考求生於必死也與其成書後區別處分曷若及是時參考取捨之為便諸道錄啓文案摠為百數十度矣其中可以傳生者留中可爛商者付籤以下大抵郎官皆是來頭作宰之人且欲觀其意見識解之如何元文案隨啓下先令郎官具意見粘尾後三堂分掌諸道各具意見以入如有與成獄時道伯商議處前伯議同為書啓○獻納金履鏞上疏曰臣於北路之行竊有一二事可以仰聞者鹿茸奉上法例每對以四兩重為準而準兩者

絕少上納之際私商百般設巧以射厚利一對之直不惜百金之費此為邊民難支之大弊實非真品費以厚直今若減其重數雖二三兩必以真品則民力少紓藥料必精亟命有司商確稟處近來紀綱轉益壞損北青前府使高益擎之在官以還穀拒納將笞一民數十頑民攘臂入庭奪杖解縛仰首叱辱北地獷悍素乏禮教而灾荒孔酷愍恤之典聯翩道路惟彼頑民藉以為說無所顧忌誠非細故也亟命道臣嚴查重繩凡於惠恤之政兼施嚴威之道焉穩城朴紀萬追喪六年泣血餒粥孝感所及山火自滅隣虎遠避繡衣陳達特蒙給復其子訖明其孫祖述又以至孝曾被道薦至蒙齋郎之除猶以未蒙旌閭久為北人之嗟惜富寧朴天壽妻金氏其夫之死三喪既畢從容訖死社民齊訴府牒褒獎可見一鄉之公議臣謂特許朴紀萬及朴天壽妻金氏棹楔之典宜矣批曰鹿茸之弊曾已稔聞向有矯弊之教回啓未免踈漏更令廟堂與藥院相議稟處俾除北民倒懸之苦北青民事令道臣決處穩城朴紀萬富寧朴天壽妻孝烈求諸古人實無愧焉不料遐陬有此卓行特令該曹施以棹楔之典○癸丑○甲寅召見回還書狀官李東郁○以吳載純為弘文館副提學○乙卯吏曹判書鄭尚淳免○以沈豐之為吏曹參判趙昂鎮為吏曹參議○召對○

以李在簡為吏曹判書○閏三月丙辰朔輪對○以朴祐源為弘文館副提學
○召見吏曹堂上 上曰 先朝丁卯有特教定式經筵官抄啓大臣與吏堂
會于賓廳議薦書入南臺之通諮議之望皆以經筵抄啓人中備擬為教伊後
未免廢却此後一依 先朝傳教遵行毋或違越○司譯院啓言本院三學堂
下之以等第輪回赴燕者計為一百五十三人而每年一次不過十六人則但
為十年一次之行惟是等第減半之事最為矯揉之道若使十年一次為五年
一次五年之內或有別使或有換差則去來自然頻數言語庶可閑習至如文
官之肄習漢語法意有在而承文院殿最時兩等九處講廢却亦已多年與其
九處講之有名無實毋寧漢學講之逐等設行而朝官勸課有非本院可舉
行令廟堂稟處廟堂請依施從之仍教曰與其創出無若循舊漢學殿講自是
應行方欲間間設行俾有勸課之意○洪忠道觀察使申大升以運穀船利泊
啓領運差負等施賞有差○以金履安閔彞顯金斗默曹霖為經筵官議政府
議薦也○京畿儒生鄭東羽等上疏曰麗季忠節臣南乙珍趙猶祠院尚未蒙
宣額之命蓋乙珍即開國元勳南在之叔父早服性理之學晚就徵辟官至門
下府事及王氏政亂棄官歸隱于楊州故沙川縣及聞麗運訖被髮痛哭入紺

岳山石窟 太祖招之乙珍拒益堅 太祖極加賞歎環其居而封之號曰沙川伯猶即開國元勳趙浚之弟與鄭夢周友善以名節自勵及見浚有翊戴志涕泣謂曰吾家國之喬木國存當存國亡當亡達可國之柱石若求異於達可
是害國而促國亡浚知其志出之嶺南未及還麗朝革命痛哭入頭流山轉住清溪山 太祖擢拜戶曹典書猶曰願採松山薇不願聖世眠一日 太祖與浚從十數騎幸清溪猶牢卧以被鞞面 太祖曰未可以賓主相見乎始出泣而不拜命封清溪一面築石室表貞節猶以今王所命築非舊臣所宜居即移住楊州自號松山彼二臣罔僕之志無異殷之夷齊齊之王蠋粵昔多士鳩材建祠于沙川故墟享以俎豆伏願特命有司亟頒華額焉禮曹覆奏施行○丁巳○戊午以鄭好仁為司憲府大司憲安聖彬為司諫院大司諫金履安為司憲府持平○己未○庚申以金憲為司諫院大司諫尹東暹為議政府右叅贊○辛酉司諫李福徽上疏曰亞銓之疏盛氣反詈驅人於挾雜之科自處以共公之論臣雖疲劣又有共公之一論父事能賊之徐滢修師事德逆之孟至大亦入其中此亦共公之論耶黃海兵使吳載熙曾在邊邑風症大發至有拔劍逐禪之舉復授閭任專廢戎務多發恠舉云臣謂即為遞罷可也不從福徽初

疏後吏曹叅判沈豐之上疏言圈後彈駁者古或有之而斥之以卑微曾未聞而今其二人俱登臺省之列或在抄啓或貢士望李翼晉璿派遺裔文華超拔權裕故家望族學識該洽洪樂恒屢侍雷肆之講未聞金根之譏至於李顯默向來舉措大壞臺體而其地闊文藝不必因此永棄彼臺臣以伊時亞諫數旬居臺一言不及到今復叨之後始有追提之說乃以臺閣之無言謂之寒心良亦異也云於是福徽又上疏下之○次對 上曰日前李福徽又上一疏近來朝象何為至此福徽前疏雖甚齷齪猶諉一分公議反加優批今此再疏其精神意態人孰不知夫啓能德相之所以為啓能德相者皆由於作威作福必欲角勝朝廷之致今以福徽為嚆矢作此舉措者又幾何而不為啓能德相耶蓋毋論甲乙彼此保合世臣即子苦心而今番事兆朕已形豈可尋常處之乎徐判府即與國同休戚之人其家人尚不顧藉則他尚何說且徐滢修當啓能逆節未著人孰不相親况丙申以後自干天誅者皆是故家大族凡今朝廷之人若以前日相親一一追勘則自大臣豈有完人乎徐滢修之不能一疏自暴於釋褐之初者雖愧古人如鄭蘊之賢亦嘗為仁私之門人豈可以一時師事為其人終身之累耶此而任他則非所以仰體 先大王建極之治卿等以為何

如領議政鄭存謙曰苟非曲江之先見豈能逆折奸萌臣等之於諸逆凶圖未彰之前無不與之相親以此責人世豈有完人耶 上曰予決不使此輩售其角勝朝廷之心今此福徽之疏必有慙患者福徽之為人予亦熟知屢入臺地尚不識傳啓避嫌之法使福徽為此真所謂欲巧反拙而亦可謂暇無朝廷矣且此兩人何不於初疏并論今始攬入有若過去句節乎今日朝廷有登庸者有未登庸者有昔登庸而今不登庸者朕垂之端每在此等處此豈予之臆逆自見此疏宵中終不釋然矣左議政李福源曰李福徽臣亦熟知老昏不省東西者也右議政金煜曰後疏緊於前疏而今始言之即今一事已不成體段而其精神所在不難知矣至於孟至大嘗往來臣家每多譏笑德相之言師事之說豈不孟浪乎 上曰雖使孟至大師事德相豈足為至大之累且徐滢修以判府之姪尚遭彈駁則其餘諸人何難湛滅予於近日朝廷事以似睡非睡若知若不知為一副當規模今則不得不以明示好惡為第一義諦也仍教曰今日李福徽之疏又何為而出也日前初疏雖甚錯愕猶屬一分公議及其再疏之出而旨意所在明若觀火然一福徽何足深誅苟索源委只添一層風波姑且含默而大抵徐滢修是誰家人也其家之於朝廷自有同休共戚之義朝廷

之所眷待者十倍於他人凡有憂故烏可不極力拯濟當能賊逆節未著之時
相親者豈特濫修而已舉一世無不輻輳誰能有逆觀而先絕者云耶况年前
昭晰之教不啻諄複逮渠釋褐之後向用無替則忽於水落石出之後復售一
番人手段四字句斷一網打盡非真有惡意於一濫修而然急於困獸之鬪不
覺春雉之鳴真所謂欲巧反拙者也至若孟至大予不識其何狀問於賓筵大
臣諸臣之言咸曰無是事疏中云云自歸落空蓋此至大之遭彈豈有他哉難
於濫修之單舉覓出至大之無累彼至大豈不寃乎究厥設心何乃不仁之甚
言疏之故雖不得不賜批因此而有洞諭於廷臣者不幸丙丁以來亂逆層生
世家之無故者僅可一二計惟予斷斷苦心實在調劑保合四字近日朝廷之
上兆朕不佳派分歧裂始因侈侈之成習竟至戈戟之相尋流害所及朝廷當
偏受之此何等光景在下者轉相浮動固有罪矣自上之袖手坐視得無咎乎
今日縷縷建教豈但為兩玉堂如使臺疏易地而出則又不得不扶此而抑彼
予豈私有好惡於其間而然哉從今以往凡我廷臣知予苦心之所在審去就
而定趨向公私之幸孰大於是也諸臣并須知悉存謙啓言今日下教寔出鎮
世道之聖意顧今朝象泮渙位著艱乏對揚之責惟在銓衡仰體聖意務恢公

道之意請申飭教曰前此飭諭銓曹不啻諄復成效邀然因循若前其可曰宣揚德意乎况於今筵縷辭教亶出保世臣鎮世道之苦心至誠諸臣必皆諦聽矣卿等先自淬勵仍又另飭銓堂凡於政注之間務從恢蕩之方匿瑕勿摘細類勿拘惟以保合二字為一副當規模一政二政漸次修舉則久當有和協寅恭之美此政日計不足月計有餘者也以此更為各別嚴飭予當徐觀銓堂宣揚與否明示勸懲之政並以此意知悉○金燧啓言壬辰之亂全羅右水使李億祺殲賊之功亞於李舜臣當時既贈本兵之長追後又享忠愍之祠而尚闕易名之典請特許賜謚從之○諭持平金履安曰爾之登薦劾夫豈偶然紀昔予在春邱時爾之父為子貧善惟我先大王欲置之曹廷俾輔予不逮弓旌之招屢責丘園而遐心莫回羽儀永閒每一思惟增我興傷噫賢者之生不係世德舉於版築者有之起自畎畝者有之若其紹述詩禮之業濡滌家庭之訓者亦有所不可誣焉胡明仲之於文定司馬康之於端明有是父有是子至今傳為儒門盛事今爾即大家遺裔志行也經術也不問可知為故貧善之肖子採之輿論泐然無貳辭爾雖欲棲遲於蔭官奈此闐然之章何哉又况文正文忠忠獻文簡道德名節世有聞人與國相須同休共戚則爾雖欲不念喬木

之義反遂邁軸之志其可得乎我國家最重儒術即列朝相傳之家法也逮至寡躬寤寐一念惟先志是承是述然子誠淺未能致一賢士於朝端去年俞儒賢長逝之後巖穴遂空矣予用是惕然爰命政府政曹會議薦進爾果首膺是選子誠喜而不寐矧今元子衣長干尺知思漸開導迪輔翊之任非俞伊誰雖在委巷匹庶之家苟有相知也深托以訓蒙之責義不可固辭爾以乃祖之孫乃父之子延頸之誠必倍他人爾須體予心腹之諭無庸過加辭遜取近登途副予如渴之望仍命上來時給馬○壬戌○癸亥特補吏曹佐郎趙弘鎮山清縣監屢違召命也○諭經筵官閔彞顯金斗默曹霖等曰儒者之於國家顧不重歟治國而不以儒道若秤無星如輪脫輻難乎其施措之得宜噫崇儒重道四字即我列朝相傳之家法也以是羣賢彙征仰禪治化朝野以至型範倫綱賴亦維持挽近以來吾道益孤在旌招之列者惟有故叅議俞彥鍊一人而今又不在世矣日前有會薦之舉四人者俱以名賢之子若孫首登遴刻茲豈非邦家之幸歟持平金履安處才下別諭宣子虛佇之意外此經筵官抄啓者又三人俱在外邑云予之必欲盡誠致之者豈但為子一身之資益誠以元子衣尺漸長曹筵將開此時教導之責政須儒者委任而俱以世祿之裔必

有願忠之誠想不待徵辟之屢煩而白駒之繫在我場藿子方跂足而竢之○
甲子○乙丑次對領議政鄭存謙啓言前獻納金履鏞疏陳北路鹿茸弊端而
聞藥院鹿茸捧上時初無每對四兩重為準之式四兩為準必是審藥葦操縱
作奸之致行會道帥臣勿拘重數使之擇封真品為宜教曰向因本道貢葦之
弊詢及方伯期令蘇祛而伊後狀聞別無指一論斷廟堂覆奏亦未免無實是
豈當初動咨之本意大抵貢葦一對之價殆近二百金者究其弊源不在於兩
數之多寡今若不防奸竇但欲減兩重而增價本則決知為無甚效益及今變
通之方惟在防奸二字自廟堂往復道伯從長指一稟處藥葦事體雖係至重
視吾民切肌之苦予則曰反有輕焉是以近見藥院所進葦材輒先覺頰不忍
下咽若此而藥亦豈能效靈近來京外舉行惟以目前彌縫為妙計以貢葦一
事言之前後下教不啻諄複而該道則以增價本為請廟堂則以減兩重為言
增之又增將至千金減之又減必止一兩此豈非行不得處乎朝家不聞則已
既聞而猶且任他北民能無缺望之情乎如是申飭之後所以蘇祛之責萬一
有如前循襲之歎有司堂上及該道臣當重勘以謝北民○禮曹判書嚴壽啓
言故忠臣朴彭年之父吏曹判書朴仲林成三問之父都摠管成勝與六臣同

日就死忠節少無異同而仲林則先朝已未復官成勝則尚未復官誠是久

典矣命復官璿曰搃管本是兼卿朴仲林成勝并進一階贈職為宜從之左議
政李福源啓言禮堂所奏固其職耳至於某品某官之直請加贈事涉未安請
推考命勿推○以宋載經為司諫院大司諫韓光會為判義禁府事○丙寅輪
對○丁卯○戊辰○己巳○庚午○辛未命贈領議政金汝叻賜謚從禮曹啓
也汝叻當壬辰之亂為巡邊使申砮從事官勸其進據烏嶺而砮不聽竟與之
同死○壬申持平金履安上疏曰臣聞經筵峻望也臺閣重任也拔之格外其
選尤重歷觀前古之膺是選者其為職可知也臣本庸姿志氣卑下半生公車
才短不售遂乃甘心吏役老不知休跡其始終不過如斯是安有一日反身之
工以述父祖之業而比數當世之儒林哉臣於徃歲待罪桂坊醜拙畢露日月
之明宜無所不燭而伊來十年疾病勞碌并與口耳掇拾之陋而忘失已久兀
然為沒字人如是而貪榮冒進抗顏清朝則真小人而無忌憚者臣何忍焉至
於聖諭中末端辭旨又有出於今茲所叨之外者臣情惶震越莫知所以為對
而若論其簡遴之宜慎則尤倍他任一有不審而或及於妄庸無益輔導之實
反啓冲年輕士之心豈不尤可懼也哉批曰才下敷心之諭方企登途之舉遐

心莫回異牘隨至由於誠淺良用瞿然噫今招延豈為觀瞻誠以經筵胄選討論開發之功期望于爾者深且切焉爾何不念及於此而不之肯顧勞子虛佇乎惟爾經術識解自在桂坊知之已熟每臨講席輒勤發問想必記有之矣爾須念君臣之大義勿復多讓幡然造朝以副如渴之望○癸酉○甲戌晝講○乙亥設護產廳時宜嬪成氏生女故有是命○丙子親試抄啓文臣○以蔡濟恭為工曹判書○丁丑○戊寅校理李顯靖上疏言開言路仍陳糶弊曰列邑之糶穀大抵有本數而近來糶穀比本數倍三之二捧糶之時民納者精而吏納者虛分糶之時民食其虛而吏食其精豐年則散之以租粟凶歲則歛之以米豆精實之穀稱以落耗盡數發賣民無升斗之食腐傷之穀稱以改色逐戶分給或至數十石之多還納之時徵之遠近之族同井之民此莫非奸吏輩從中舞弊欺瞞守宰之致目今春窮民所仰哺只在糶穀之虛實而一包之穀不能延數日之命隣里愁歎道路號冤尤甚稍實畢竟同歸是豈我殿下慰恤之德意臣竊以為糶穀半留之外量其分給之數賣其半以充經費停減之數則國用有裕民力休息伏願分付廟堂從長區處答以首陳事言固切實當體念尾陳事令廟堂稟處廟堂請寢之○己卯辰拜于景慕宮○兵曹判書李

珥免以徐有隣代之○行抄啓文臣課試御題擬本朝羣臣等謝於引見大臣諸宰之日諭以凡今日在廷之臣乃祖乃父之子若孫殊塗異臭自是同根若東若西若南若北之人自我視之均吾世臣全保調停此四字我先王五十載建極之志事而又畀付予一人者予之斷斷苦心亦惟在是然黨私妨公而未見寅協之美偷容苟安而莫聞辰告之猷世道則如水益下而百川之橫流孰任其障之習俗則若病漸痼而百骸之竒症孰委其醫之餘害所及朝廷偏受靜思厥咎伊誰主張一副苦心牢不可破繼今以往卿等知子好惡之心在於此而不在於彼偕底大道同我太平萬世子孫無斃箋蓋上意在勸勵羣工也○庚辰以徐浩修為右叅贊○判下京外死囚錄啓○辛巳○壬午御春塘臺行內試射○癸未特贈故僉使徐仁忠兵曹叅判因蔚山幼學徐達俊上言詢道臣又議大臣領議政鄭存謙左議政李福源右議政金煙判府事徐命善以為島夷之亂仁忠倡義奮忠殊績卓越道啓邑誌斑斑可考合有褒贈判府事李徽之以為當時既許錄勲幾百年之後似難馳贈特命贈秩○甲申召對○漢城府以五部饑民白給發賣數啓自正月始止閏三月白給總六百七十七戶米三百二十三石零發賣總二萬二千五百八十九戶米一萬四千七

百八十四石零京外遺棄兒收養總四百三十六口京內總七十一名錢一百四十二兩布七十一疋鰥寡獨白給總一百二十三戶米三十六石零 上以漢城府堂上五部官勤勞施賞有差○夏四月乙酉朔輪對○丙戌校理林濟遠上疏曰臣歸田里細探民情還民之饑殆甚賑民恃粟以為命望麥如不及此時尤急最是兩稅若干未收皆在殿屨之民實無升斗可徵之勢雖以晚載之律邑邑而罪之畢竟等是過限也等是未捧也與其徒事椎剝無寧早為變通若命道臣區別其最難捧者依向來畿甸例限秋成停退則在窮民為生死肉骨之惠批以所陳民隱實屬目下急務即令廟堂分付該道依爾言施行○以金憲為吏曹叅議○丁亥召見備局有司堂上金華鎮啓言前校理林濟遠疏請湖西兩稅停退而湖西上納限在三月或已上納或已裝載道臣守令初不細加區別混同停退以致還給之境則其所為弊殆有甚焉停退一款不可輕議教曰設令無實效而有實害昨既許施今難反汗且必有未捧依昨日傳教即為行會○以趙英鎮為司諫院大司諫○戊子展拜 景慕宮召見領府事金尚詰本宮都提調徐命善 上曰予有欲言於卿等而尚未一論者蓋以姑無形現之跡難以模索為言故耳向來金尚集以承宣入侍也予有云云使

之往諭領府事想已聞知矣領府家近來貌操比數年前果何如金字鎮之廣州外除猶是當品金華鎮之一無掄擬果何故也至於金啓洛則臺通尚未舉論館錄亦為見漏以啓洛之地處才華何官不做而始漏於本館之圈終枳於都堂之錄吏議堂中亦未見金字鎮三字寧不恠哉近來居銓之臣決無惡意於領府而必皆以為他人不舉擬故吾亦不舉擬云云徐判府事亦曰吾亦無深意於彼而自然如此云云然則外議必以為上意所在如此故領府家如此云矣此何舉措大抵昨秋以來世之所以處金氏者若是迫切金氏之所以自處者疑阻轉甚子雖深居九重莫知裏面委折觀於筵臣色辭之間亦不無觀得者惟子全保鎮壓之意未嘗一日忘于懷卿等其何以諒之昨秋一臺臣上疏似或有意初無指的名言故摸捉不得矣今番李福徽疏一出而公然驅人於惡逆之科子於是不能無介於領府事此非臆逆其跡似然子意如此他人豈不致疑子以是痛斥其疏若使易地而出處分亦當如是矣館錄後欲除金啓洛王堂矣福徽疏後未免中止昨年金字鎮外除亦是子全保之意蓋領府即院相而為今元老金字鎮名雖君臣義同父子徐判府即是勲舊之家無異肺腑之親與國家同休戚子所倚毗顧何如也全保世臣即子苦心在廷之臣

政宜一乃心力協贊共貞而乃反互相傾軋轉成疑阻終至於戈戟相尋則國勢朝象將不知稅駕於何地思之及此寧不懍然今日以後毋論公戰私憤兩相冰釋一不芥滯有事則相議有過則相戒同寅協恭則非但卿等之福實為國家之幸粵在 先朝使故相閔奉賀筵席兩解此則事係不可解者猶尚調劑况今卿等事尤有異於其時卿等二人即席說破毋相疑阻以體子全保之苦心尚詰曰日前因金尚集始有所承聞而今日下教誨出於全保臣家之聖意臣雖糜粉何以仰答臣與徐判府素有姻婭之好同朝三十年無一相失而臣即朝暮就木之人判府鬚髮亦白紛紛於世何有怨惡而公然血戰於桑榆之境乎至於李福徽之疏臣病廢人事實無聞知之事矣命善曰今此縷縷聖教非但為臣等兩家而已實出為國家深慮辭旨懇惻臣雖不肖敢不畢陳衷情領府事即臣姻族也平日情誼之親好可謂無間而向日云云是中間交搆之說而近來則臣幸蒙恩休無異老退一切時論初不干豫於領府家實無他意矣 上曰當初事端緣何委折至於此境今若不劈破源頭則無以解惑卿等須悉陳之尚詰曰臣則年來病昏聾瞽初不參涉於世事或者年少子姪輩有不善周旋處而然矣 上曰卿子廣尹人固良善見事或忽如是之際安知

無无妄之咎乎卿等試思之此何等時今日下教非為卿等兩家也 先大王
五十年功化在於建極二字而詔教予小子者亦惟在是目今悠悠萬事只是
收拾若爾之家一心王室以為捍衛藩蔽之責而先自卿等之家已有泮渙之
漸蓋睽貳之不已則將至於擬刃相視人心世道莫可收拾未知卿等之爭公
乎私乎卿等雖不能挽回世道輔我平蕩之治何反有分黨之漸也其本事及
今說破然後始可有保合之效萬有一卿等口然而心不然在筵而唯諾筵退
而疑阻則豈予臨筵面諭之至意也尚喆曰臣亦無摸捉之事欲為自明之疏
而亦不得為之矣命善顧謂尚喆曰近來公議有云然之事今此下詢似指此
事矣今既共登筵席各陳無隱好矣尚喆曰神情抑塞粹無以仰對矣 上曰
徐判府事先為陳之命善曰昨春領府事適登筵有妄發之語少年諸議持論
崢嶸故臣亦不以為非矣大抵臣所以籍手即是一部明義也凡係隄防之事
有疑似漫漶之跡則其所以痛惡而深斥之者百倍於他人以此果不無慨惜
之心矣今承聖教此後豈復有疑阻之心乎 上曰領府事伊時筵奏詳載記
注此事不須提說也聞昨年夏領府事躬往卿家有所說話而卿則猶不釋然
云領府之得此梁楚判府之不解廉藺雖謂之胥失可也今日以後卿等兩家

之中一或有纖芥之跡。乖予保合之意。卿等須知之。尚喆曰。向來所奏鄭妻事實。非有意而發。聖明俯燭。臣何敢煩陳。而今日聖教若是。懇惻臣雖頑如木石。豈復有纖毫芥滯乎。上曰。卿家則世必有稱惜之論。至於徐判府事家仇敵滿。世視卿家。殆有甚焉。子甚憫念命善。曰。臣家為一世所仇。鏃鋒鎗殆遍倘非我。殿下曲庇之恩。豈敢保有今日乎。上曰。卿等俱以世臣有國。然後有卿等之家。為今日急先務。莫過於保合世臣四字。符而今則卿等既云釋憾。此豈非朝廷之大幸。徐判府乃義理主人。今日所奏有足感動予心。誠幸矣。尚喆命善等起而對曰。臣等雖甚無似。苟有可以利於國者。死且不避。况指導調劑之教。若是諄復。豈敢復以私好惡退。有後言乎。先是鄭妻酌處時。尚喆奏曰。此盛德事也。一時議者以尚喆即鄭羽良之女婿。而扶護劇賊攻之。徐命善是其論。於是兩家睽阻。有東南之目。蓋尚喆居於東村。命善居於南村也。至是李福徽疏出。而世疑尚喆之所嗾。上聞之。特召兩相而諭解之。○命善處吏曹。佐郎李祖承旋放教曰。筵教何等。丁寧截嚴。則焉敢強引。有此強聒乎。大抵政席可否。自是美事。况其疏語元無撻逼。特令察政。不但為銓地備員。一則尊體統。二則息紛競。豈可一向任其逡巡。該房承旨推考堂郎備員。開政先是吏曹叅

判金夏材欲以尹得孚擬館職祖承爭之夏材陳疏自引祖承又疏引屢違召遂命問啓于吏曹堂郎既問啓教曰堂上之初不力薦郎官之亦不力塞推此對語槩可知矣然則可謂都無事當初問啓之命慮或有彼此相較之事朝家必欲兩解故耳雖以尹得孚言之侵斥重臣極口噴薄致使朝著不靜殊乖朝家鎮安之本意然經歲不擬便作輾轉不幾於已甚此意亦令銓曹知悉○以趙昂鎮為吏曹參議○己丑○庚寅○辛卯○壬辰○癸巳○甲午召對○乙未○丙申召見藥院內閣承使諸臣時 上有臍滯之候諸臣請承使故召接○丁酉經筵官閔彞顯上疏曰臣早失父祖之訓長無志學之誠荒嬉自放無所猷為母年益高菽水不繼誠願得祿而養伸其反哺之情故為隨分從官之計臣之本末不過如斯奈何當國家求賢之日乃以如臣葢途下品之人苟然擬議於山林讀書之士名器猥褻聽聞訝惑乞汰臣職名收還召命批曰噫爾祖即予輔養官也今爾以爾祖之孫抄選之初首膺薦剡又為予經筵官雖未見爾祖尚喜有典刑爾何過自辭異若是邁邁歟爾之經學克傳箕裘與論所歸有不可誣而在蔭補則就之講官則去之莫曰居早而辭尊揆以古人幼學壯行之義得不逕庭乎况予之旌招于爾者非但為資益寡躬將畀夫訓迪元

子之責則爾以世祿之臣延頸一念寧或後於人也爾須體子申諭幡然登途用副側席虛佇之望○戊戌特授金啓洛副校理○以蔡弘履為司憲府大司憲李時秀為司諫院大司諫時秀以父子相府臺閣私義難冒引避批曰左右揆與首揆差異不許○己亥○庚子以徐有防為副提學李養鼎為司諫院大司諫○辛丑○壬寅咸興府火道臣以聞教曰咸興府民戶燒燼若是夥然災歲調恤尤當拔例參考年前最優例施行○癸卯以柳義養為司諫院大司諫○甲辰以具善復為判義禁府事○京畿設賑自正月始設至是畢賑公賑披豐德通津南陽竹山仁川富平高陽金浦交河陽川廣州水原龍仁陽智果川等邑德浦花梁注文德贊長峯等鎮總飢民三十四萬三千八百三十八口賑穀三萬六千三百九十二石零○江華府自癸卯十二月設賑是年○乙巳京畿道臣上畢賑啓守令及願納人請賞命賑堂吏兵判登筵稟處教曰坡州牧使李潤彬出自近列竭誠奉公熟馬面給高陽郡守金履中交河郡守俞漢敦並準職除授利川縣監李德鉉衿川縣監洪述祖捐廩私賑固已可尚飢口穀摠又甚夥多至於衿倅之斗邑灾年乃能如是辨出洪述祖右職調用李德鉉陞叙願納人五衛將李弘遂為大院君支派特命守令調用五十石以上特並加資又教曰昨年荒政實心拮据使我許多瀕死之民得免捐瘠論其功績一

則方伯二則方伯且月一引接殆乎言從而計聽蓋喜幹辦了然到今賑政既畢邑宰分等論賞宜有別般示嘉京畿監司沈順之熟馬一匹賜給○召對○教曰堂下武臣積薪不知為幾許足以干和近年夏冬大政輒以絰僉以下次遷叙事飭諭申複而銓曹未嘗着意疏滯銓曹事誠慨然大抵守令異於邊將先觀其人能否未必徒循久次銓曹以此藉口渠輩坐此枯項致使朝家本意闕而不施可勝歎哉久勤事例有曰判主守部每都目通融各一人遷轉武兼二人遷轉云云此指邊將調用也近來並與邊將而初不準數如式遷轉渠輩之沈屈反不如楊州把搃南陽哨官可乎且况渠輩俱是選外貧不自振之類也要沾斗祿積苦求仕及其入仕之後備厥章服圖得免新業已傾資破產而畢竟所得一麾非所望並與乘障而累陳若此而孰肯操弓業武也哉今因邊將多窠思之及今不諭恐致後時今番邊將見窠以訓練判官主簿武兼宣傳官部將守門將景久勤人從自願擬入末頭都政善地窠與內三廳及各營將校等參錯收用○以孫相龍為全羅道兵馬節度使李潤彬為洪忠道水軍節度使李亨元為全羅左道水軍節度使鄭觀采為全羅右道水軍節度使○丙午次對○發關西記簿錢十萬兩放殖以補營庫欠錢先是平安道觀察使

鄭民始辭陞也以監營庫儲多逋負請給債取其息以充之上念平壤市肆凋弊慮其有害使斟量論啓至是民始狀請曰本營各庫記簿錢為二十餘萬以十萬兩輕其利給民限十三年還充本數仍施停殖蕩債之政蘇殘益下之道俱為方便領議政鄭存謙請許施上問左右相皆言其便從之仍命此後有難處之端更具意見論理狀聞○漢城判尹金履素啓言東西郊病人出幕者或有病差而無食致命者事極傷惻請依本府謄錄捧甘兩署移賑廳給糧從之○召見辭陞守令邊將○召對○領府事金尚詰上劄曰臣年紀衰暮神精昏耗不知不覺之中無適無莫之間顛錯妄率奚止一二雖以前春鄭妻處分後遂奏言之聖上豈或以此賊之貫盈罪惡有一分可恕哉特聖意所在與聖祖所以處龍妻者前後同符臣未能齊聲爭執而至於傳教之不由喉院有違常格故略陳憂慨之忱奏對之際輕重失序公議之以此罪臣臣亦何辭可辭惟殿下拯濟之曲察之咫尺宮筵洞然開諭必欲全保世臣調劑世道臣仰戴聖恩俯訟臣罪為今息補之道惟在宿願之必遂伏乞特許臣休致之請批曰引年之請日上十劄子所準擬以待之者即勿辭二字矣向來事豈或追提卿之本心予惟知之聞諸宮筵酬酢卿必諒悉○丁未召對○戊申教

曰方痛出募人中貧窮之類給糧資活事因京兆長言亦已許施而更思之糧資雖給住接無所萬有一因此添痛致斃是則死非其命也寧不矜惻招致賑郎及三營從事官糧資則着意顧助無或虛實相蒙病募則各其字內營門與賑廩暇同結搆莫接俾免風雨觸冒之患自廟堂間數日發遣郎廳抽柱摘奸若有不動處小則嚴加申飭大則草記論罪文備郎亦為啓下使之輪回發送因是而又有提飭者明知其瘡癘然後出送城外自是不易之典而昨聞承宣言外感之微痛者輒皆歸之於涉疑之疾云如是之際部屬作掣閭里必多有之除非十分分明勿令出送郊募舉行動慢當分遣史官或宣傳官考察並令知悉枝舉傳教嚴飭諸道皆令惕念調恤○己酉召對○庚戌御宣政殿親試批啟文臣行儒生殿講○特擢鄭枋副摠管教曰自在春坊已識其面近因上京見之年近八十且遠人宜有垂念何惜一資副摠管除授○以李仁秀為慶尚左道兵馬節度使申暉為慶尚右道兵馬節度使○辛亥○壬子特罷吏曹參判金夏材職夏材上疏曰臣適當開政前修撰尹得孚略記其地處文學不無可取初非停望沈滯已久有所舉似於郎官郎官堅執不從所以堅執之故初不說出可否相持體統漸損遂至上章乞免伊後始知得孚於昨春朝參時

有一語大拂公議者取見其所懷措語則數三句節關係不輕不但為文疵語病而已或者得孚與蔡濟恭趨向各異濟恭之豺心狼性有未及覩得而有此舉耶執跡而論之誠莫曉其故也然則其所見格於郎官固也而臣之不知而舉論者安得免妄率之譏若使郎官早為劈破則其何可輕擬又何至於疏舉耶毋乃年少氣銳未暇審思而然歟緣臣固陋踈忽始既不察末亦自取尚誰怨尤亟命鑄削臣職批以勿辭旋命罷職○癸丑○甲寅次對○兵曹判書徐有隣啓言別軍職叅上加設訓鍊主簿以上隨品例付叅外加設部將例付依原部將例仕滿陞六而出六後次陞付之階既無限節又無朔數至於訓正訓副乃是堂下武臣極清顯之職也中庶之一例借啣未免猥屑士夫之一例陞付反致顛倒雖曰影職官方則重中庶則以僉正為限訓正訓副當通之人擬實職經僉則例授僉正後從公論通擬而若有曾經之人則加設單付問大臣將臣別無異同之論教曰陞遷之際不可無界限與諸將臣爛議以聞○上謂諸大臣曰吏叅事卿等以為如何先疏後疏豈非兩截之人乎且其疏中工判何以攙入乎右議政金燧曰始欲通尹得孚末乃以不知本事為說故自然拖及矣左議政李福源曰尹得孚金夏材雖有不善為之事亦未必營護蔡

濟恭而然也 上曰尹得孚有罪無罪卿等明言之燈曰尹得孚既論李命植之賣友則區別其心跡然後可以論勘矣 上曰重臣賣友之說乖激極矣然方今世家大族大半廢棄決不當以此事又廢一人而卿等皆囁嚅不明言子甚慨然也存謙曰既無罪名而尚今不入於三司之望誠過矣 上曰今則金夏材疏出而此事推上朝廷當自朝廷處之而領相則規模謹拙迄無自斷之論右相則子每恃其言論今日之事大非所望何不明言其當罪不當罪乎大抵蔡濟恭事當初聲討既不分明尹得孚所啓中不知云者何足惟乎舉世糊塗之時能辨此立異之論不害為義事若謂之媚嫉重臣出於傾軋之習則誠可罪矣尹得孚事不出此三者卿等須詳說之存謙曰執跡而論則童疏迭出之後得孚之啓不當如此銓曹之不舉論無足惟矣第念聖世無棄物豈無甄用之日乎但自廟堂分付疏通則不可矣福源曰臣意則不可一向枳塞矣燈曰如非死罪則豈可終身廢棄乎銓曹若能檢擬使渠有自鳴之路未為不可矣燈又曰尹得孚於蔡濟恭真是風馬牛之不相及濟恭逆節豈有營護之理而第其未及詳知一句語實有心跡之難明者雖或由於僻野鄉閭之致而公議之擯斥不齒烏可已乎然而不必為終身之棄者誠如聖教吏判方入侍承

傳聖教似有對揚之道矣 上曰左右相之意如此銓堂備員後即為舉行吏曹判書李在簡曰堂下通塞即郎官之所主張而况此事已經堂郎之互相爭難至於上徹則不可以臣一人之見遽然舉行請姑待郎官之出仕更觀公議而處之 上曰近來銓曹事亦多可訝者一番首擬未蒙點之人必不更擬此何故耶福源曰世故多端完人絕罕故為銓官者不能無趨趨之心故也煜曰不幸近來逆變層生故通塞之際銓官不能主張自然有如此之弊矣 上曰政望落點古亦有三等筆之法首擬不點而仍不檢擬則是政官必欲點下於首擬之故也此風不改則沈滯者無疏通之日以此筵教吏兵判書揭曹壁以為交相競揚之地○召見辭陞閩帥守令○以金文淳為吏曹參判○嶺南湖南設賑自正月始設至是畢賑 嶺南公賑寧海嶼興豐基盈德清河如禮靈日奉化河東恭谷仁同等邑黃山昌樂松羅幽谷寺驛易嶽浦項等鎮總計民二十萬三千四百口賑銀一萬六千六百五十五石粟○湖南公賑全州羅州光州咸平楊安海南沃溝興珍島金堤寶城益仁古阜臨成萬環金溝龍安咸悅茂長長城長興樂安昌平光陽鎮安康津王果和順南平邑等邑兵營左水營天碧沙青巖景陽等驛法聖莊子島古羣山羣山臨瀾嶺智島於蘭多慶浦木浦鹿島默毛浦格浦防踏古今島蕭智島古突山會寧浦咸風黑山島等鎮羅州嶼島興陽順天等牧場總銀民二百二十一萬四千六百六十六口賑銀十一萬四千三百

兩南道臣上畢賑啓教曰嶺南畢賑狀本來到雖與兩湖畿甸關東

等諸道之大賑有異守令論賞一欵不可全然不論且有私賑人亦宜有褒賞
命吏兵判賑堂備局有司堂上使即登對稟處嶺南金海府使金履禧兒馬賜
給興海郡守成大中陞叙湖南前兵使曹學臣前水使孫相龍各熟馬賜給寶
城前郡守鄭彥衡右職調用南平縣監柳曾養等四人陞品已陞資者表裏賜
給已準職者內三品調用私賑守令南原府使徐侏修準職除授願納人邊將
調用或加資有差○備邊司上蠲恤要覽內自都城外至八路災歲蠲恤恩澤
分類成冊子以進○五月乙卯朔○丙辰○丁巳○戊午○兵曹啓言宣傳官
白慶周本廳可否不順依例汰去教曰俄聞將臣言白慶周即仁傑九代孫云
仁傑何等名人無論八代九代雖云十代二十代為其子孫者寧有不故名宦
之慮乎文而可為當年錄武而可為南行薦見今本廳諸負中顯祖孰有如慶
周者乎渠廳之立異於定軸作梗於可否事之駭然未有甚於此者昔在先
朝甲子因宣傳官可否不順事叅論十六人至有臨門大處分之舉豈非今日
所宜仰述而其時宣傳官事出於偏黨之心故有是處分之截嚴而今番則本
情稍有間焉姑且含默蓋有商量而然耳行首邊慶遇汰去○己未展拜于
景慕宮省牲器夏享在翼日也○庚申○辛酉○壬戌以金字鎮為吏曹叅議

○癸亥○甲子 上詣 皇壇行望拜禮召見皇朝人子孫○以金文淳為同

知經筵事○乙丑關東設賑自正月始設至是畢賑公賑江陵襄陽杆城高城

旌善平昌淮陽麟蹄揚口狼川寧越等邑總領民二萬四千七百七十七口賑

口賑穀六百零原春道臣上畢賑答襄陽縣監具世勳右職調用春川府使李得

臣原州判官趙光遠上弦弓賜給平康縣監朴禮源賜兒馬一匹私賑人及願

納人等施賞有差○以黃昇源為吏曹參議○丙寅召見時原任大臣閣臣時

新生翁主卒諸臣為承侯來待遂召接○丁卯 上齋居不視事○戊辰畿內

有黑虫痒稼設醮祭○己巳○庚午○辛未○壬申○癸酉○甲戌○乙亥○

丙子湖西設賑自二月始設至是畢賑公賑泰安平澤瑞山牙山舒川稷山成

係寧藍浦恩津扶餘結城河川石城定山公山洪州梁川鴻山唐津西安海美溫陽

文義全義德山孝邑兵營水營行營平新斤馬梁川浦等鎮成歡利仁栗

峯等驛總畿民六十五萬六千二百九十一口賑穀四萬九千六百三十八石

零私賑青陽尼城連山鎮奉等邑總領民二萬三千九百十五口賑穀一千七

百四十湖西道臣上畢賑答召見備局堂上賑廳堂上徐有隣啓言湖西之得

有今日皆 聖上賜也以歉荒則兩年之公野孔慘以蓄積則一路之公私俱

空到處民情汲汲遑遑勢將相率入於溝壑而朝家德意去益懇摯先期講確

及時拯濟自冬徂春隨匱隨恤蠲稅停糶除貢減布恩綸頻繁於敷心惠澤洋

溢於浹骨而亦猶曰不足移粟則泛嶠南之舟添還則捐惟正之稅以穀以錢指不勝撻而飭調窮則先輸朝士章甫開別巡則特賜內庫珍藏疾病有養童稚皆收遂使湖以西幾萬生靈回呻為謠出死入生懷保之仁普洽六道拯救之惠若偏一方守宰之承藉德意殫竭心力係是職分內事而有勩無酬亦非獎勵之道別單修啓守令及原本附陳守令俱宜有分等褒嘉之典至於士民之願納私賑荐飢之餘出義捐財其所激勸不在巨細而其中納千包者納千緡者連兩年備納者尤極嘉尚隨多寡施賞在所不已并令該曹考例稟處從之覆奏大興郡守沈載鎮加資瑞山縣監李禹鉉右職調用私賑守令青陽縣監李璉尼城縣監沈禧四品守令除授稷山縣監金履銓準職除授願納人依湖南收用○兵曹上監門節目是日內司僕小東門自開兵曹以啓教曰環澗鑰小之致似無他奸情而事關宿衛分軍淆雜特推兵曹判書命兵曹著成節目教曰古則坐直承旨閣門有朝夕問安故夕問安後請鑰閉門朝問安時請鑰開門挽近此規廢却宜即參定畫一之式自今下鑰坐直承旨專當藏置啓鑰後該房承旨主管監掌當修不修當該承旨下義禁府重勘注書搃郎宣傳官司鑰中該門勾管人亦令攸司勘斷兵曹巡檢按鑰自是職掌以建陽東西

為界與守門將衛將同罪如有弊破處隨即來告色承宣修改一欵申前則該
 房掌之申後則坐直下位掌之申明定式此後城門關門鎖鑰戶郎監造判書
 句檢一體成節目啓下如是定式則搃郎之敦化門勾管殊無意義宣傳官則
 敦化門勾管搃郎則通化宣仁門勾管節目曰一各門開閉依古例政院主管
 置司其出納發給後則鑰金開金設房承古親捧戴置甲後傳掌于上直下位
 承旨○一各門分授而搃府次知守門將則各就其南兩所分掌而兵曹次東則
 東北兩所分掌而搃府次知守門將則各就其南兩所分掌而兵曹次東則
 燕管小東門則宣仁門守門將兼管如有不謹嚴法勤處○一各門鎖鑰如有
 破傷可改之處該門守門持與該所部將同來告于各其字內兵曹或搃府
 郎廳親往看審告于政院修改之節申前則該房掌之申後則坐直承旨掌之
 仁○一各門開閉時監鑰敦化門曙金門丹鳳門宣傳官金虎門注書以他門一
 兵曹邱履及搃府郎廳夜巡各處水門之重大開金之留置該所事極未安商
 東門小南門一體照檢○一各處水門之重大開金之留置該所事極未安商
 水關水門教化門守門將兼管北水關水門曜金門守門將兼管破傷處修改
 檢時按視寺節依他門例施行書勾檢○一各門分授牌以建陽以東亦搃領檢察
 檢時按視寺節依他門例施行書勾檢○一各門分授牌以建陽以東亦搃領檢察
 兵曹既是關內各處管轄之地不可以定界有所弛心建陽以東亦搃領檢察

○以沈豐之為吏曹參判徐有大為禁衛大將李敬懋為御營大將○修撰李
 顯靖上疏曰國祚靈長係於元子元子仁善在於豫養伏願屏宦寺闕冗之輩
 付師傳謹厚之倫使賢士日接乎前將見日遷善不自覺矣抄啓新進其所應
 製不過策家籠罩之法四六駢儷之體國家取人只是科目而才藝之士埋沒

於十日之工求售於一夫之目伎倆愈精躁競成風及其釋褐庶幾回頭若可
從事於修己治人之術而乃復束縛馳驟於爭筭第較得失之場徒益其浮華
渝薄之習伏願姑舍詩賦表策之規先取經傳洛建之書逐次課講務適實用
應製文字必以不拘格式辭達理順為主批曰首陳事蒙養之方爾言甚好當
體念至於宦寺雖難盡屏師傅固欲慎簡矣次陳事培養之道爾言亦當事目
中每月定以課講二次課試一次槩欲講多於製更當留意無至有偏重之弊
○丁丑召對○戊寅○巳卯晝講兼行次對○左議政李福源啓言向來經筵
官差出實出繼述舊章作興儒術之聖意而命下屢月尚無動靜古亦有長吏
勸駕之事請令道守臣宣諭敦勉期於從近造朝從之○以金魯鎮為漢城府
判尹奎章閣直提學鄭志倫徐有防免以吳載純朴祐源代之尹行任為奎章
閣待教○司諫院停金養淳之啓○庚辰正言閔慶世上疏曰府啓中金養淳
初以無批答書出再以未承批書出末乃以停啓書出臣不勝訝惑探其委折
則政院以此事屢度往復於前掌令李集斗處而集斗所答初果如彼末復如
此云矣昨日憲臣之傳啓也金養淳事未及承批遽奏他啓之狀臣既參見及
出臺廳憲臣手寫避嫌草其所措辭亦如是而今忽謂之停啓何也以口傳啓

以手停啓事未前聞大關後弊臣謂前掌令李集斗巫施刑削之典斷不可已
批曰李集斗事實關後弊啓中人白脫無餘昨筵亦有亟停之教但停之不以
其道雖因生疎不可無罪依施○辛巳以趙鼎鎮為吏曹叅議李聖圭為司憲
府大司憲尹坊為司諫院大司諫○壬午○癸未召見上京守令○召見刑曹
堂上判下諸道殺獄文案○六月甲申朔輪對○召對○奎章閣志成親製序
文原任提學李福源李徽之黃景源徐命膺提學金鍾秀各製跋文命外閣刊
進○親試抄啓文臣○乙酉以黃昇源為吏曹叅議○應教李魯春副校理曹
允大聯劄論尹弘烈李普溫之不宜循例叙用批曰二人事以決無不知四字
置人於人鬼關頭者無係隄防有乖刑政以是既宥之又叙之予意豈無商量
大司憲李聖圭等又疏論二人事又言金載順之不當遽叙並不允○丙戌召
對○丁亥展拜于 景慕宮○戊子次對 上謂諸臣曰金文淳疏有若引義
而侵斥判堂不遺餘力卿等聞知乎右議政金燧曰 殿下既知濟恭之在長
官而又為點下文淳於亞堂禮下之道恐或未盡矣教曰朝家舉措刑政為重
雖以李判府事筵奏言之憑問無所事涉黷昧雖欲罪之何以摸把一番除職
一番遭彈欲為收錄反為其害此何景象卿等以難明之案必欲置人於死地

果有真贓之可執則予豈排一世之公議乎領議政鄭存謙曰向來三司懲討首陳丙申春獄事此是濟恭斷案 殿下如欲進用此人必盡斥朝參日言官而後可矣燧曰濟恭之罪昭布耳目朝參日大臣三司之懲討真贓畢露而殿下尚今假借不徒不罪又以官職廢之臣竊慨然 上曰卿等誠慨然豈可以黜昧驅人於惡逆乎賓對決難為之卿等退去存謙燧退即胥命諭曰以今苟容之時樣似此舉措猶屬突兀無恠乎卿等之惶駭也然世道之責捨卿等亦何以哉卿等安心勿胥命即為入來仍行賓對諸大臣承命入侍 上謂諸臣曰大抵近來廷臣惟思保身之策誰能擔當國事予所以保合鎮安捨卿等而誰雖以俄筵重臣一事言之既加之以逆名則固當捉出真贓而今不明言其罪安得悅服人心乎右相之文學風裁子所倚重而今番所奏判若兩截此豈所望於平日哉存謙曰雖以金載瓚上疏見之濟恭安得無罪乎教曰金載瓚上疏不過隨三司迭發矣燧曰三司迭發乃所以為公議矣 上曰所謂公議真假相混予之所望惟在公議之歸於真矣燧曰朝參時大臣之言初發其端終沒歸宿此則失在大臣而不可以此有所容貸矣金文淳豈肯與逆豎作僚乎 上曰卿等若執真贓雖竄配予當允從須畢陳也燧曰盡在前後疏章

不敢疊床而向見洪文泳疏批竊不勝憂歎在下者懲討而自上歸之紛競然則三司之言將不得為公議矣上曰卿以三司之言歸之公議則尹得孚之言何為而出也今日欲除尹得孚臺職矣存謙曰許筠宋應旣以背馳國是不厠朝籍尹得孚之見根無異於此不可輕議矣煜曰尹得孚之除職殿下決不可為矣上曰近日重臣事向年大臣既奏其不然今者卿等之言亦不分明豈可以此遽然論勘乎朝廷是非之有甲乙固也至於懲討豈有異同卿等試思之今日舉措可謂貽笑瞻聆尹得孚今將特除臺職得孚若以為是則卿等更有何言乎煜曰尹得孚之除職萬萬不可矣○特授尹得孚為正言○特罷工曹叅判金文淳職先是文淳以義不與蔡濟恭周旋一司上疏極言至是教曰今日筮教不啻千百自可聞知何必更煩辭教仍命捧納承旨罷職文淳罷職不叙○召對○正言尹得孚上疏曰李命植以趙琰切友今日竟夕相隨明日忽地驅琰於蔡濟恭之黨而論劾之居無何而重臣之官位隆赫一世之人謂之賣友莫不嗤點而特以時諱人莫之言耳臣纔還朝適當歲首求言之會略加規警而又不忍直斥其賣友但以近之一字為言而只請薄勘者蓋欲就事論事而已其不欲傷害之意可見及其對章出而盛氣噴薄強引蔡濟恭

之事抑勒為說至曰為建德報仇又曰為彼賊伸誣又曰右袒無忌直驅臣於
護逆之科蓋臣之本意只言朋皮故舊之道不可如是而已實無扶抑彼此之
意嗚呼人孰無過改之為貴惜乎重臣年紀已老位亦崇顯惡聞已非反怒言
者憑藉懲討要為脅持之術而其論趙瑗一款則終不肯發明但稱以二字云
云而蔽頭為說吐吞閃倏縱欲以鑷遮眼反顧其身果能無愧於心耶臣聞昔
在明廟白仁傑為獻納以權門之傳令軍卒劾大司憲閔齊仁而齊仁許以
確論引而自咎至今稱為長者臣雖不敢比擬於白仁傑而重臣獨不可為閔
齊仁乎且臣論重臣之時並及前應教李宗燮而宗燮則自伏其失重臣則乃
如其視宗燮又如何也緣臣言行無素纔效官師之規反得橫逆之來自此
以後朝著之上誰敢出一言論一事自取無限狼狽哉噫人之所以相與者在
信義而已苟利害當前而輒生趨避之計不顧道理之攸在則其流之弊何所
不至臣為是之懼欲先掄重臣之失而又誤了鄭在信矣在信於臣為母族也
臣之所懷出後在信遇臣於社稷祭班有所稱道而不數日忽復論列臣罪旋
即貽書於臣而謝之其非在信之本心可知耳臣每謂在信善人也今其所為
如是使在信為是者其亦不仁之甚矣臣於尹光紹之疏又有不可終默者噫

尹拯父子之罪聖明之所洞悉而丙申之初既復施追奪而至於壬寅之冬特以邦慶凡係逆案之類並賜曠蕩之典尹拯父子亦貸死後一律則其官雖復而悖義傷倫之罪固自如也彼光紹者又肆然陳章乃敢舉尹拯父子之謚號而稱之以先正詆斥前後言者目之以負先王壞聖德而歸之於異言之喧聒誠可駭憤肅廟丙申之後弘濟象極之輩相繼投䟽血戰正論終致辛丑之反案彼光紹敢於頃年處分之下挺身投章復襲弘濟象極之舊套以重罹泉壤之誣為說伊時當罪而不之罪故致有再䟽嘗試之舉此而置之不問則臣未知幾箇光紹將又接踵而起方來之憂寧有極乎臣伏見其時答臺臣之批以靜鎮為教臣固知靜鎮二字即殿下之苦心而竊以為靜鎮之道在於下善惡明邪正苟其惡而邪也則隨其罪之大小而繩之以法使民志有所畏服是乃所以為靜鎮之道苟或但以含垢容疾為靜鎮之道則目下雖若為一時止鬧畢竟言議乖激無復有會極歸極之望矣伏願殿下以先儒之所謂大一統為要而為生民立心為萬世開太平者深留聖意而無以姑息彌縫之意為一時鎮安之策焉臣又聞頃日銓曹以賤臣舉擬事堂郎相爭至有互為上章之舉而李祖承之䟽全襲李命植之舊套旨意尤緊蓋其必欲甘心於

臣者不但在於枳塞而已嗚呼歷觀前史朝臣相與淫朋構殺異已使人莫敢開口而其國不亡者未之有也臣不暇自危而竊為聖朝憂之臣於對卞之章何敢更贊他說而臣聞今四月初四日幸景慕宮召徐判府事命善勉之以保合之意此實朝廷之福轉移幹旋之機會也噫國榮罪盈惡極自干天討當斯時也判府事以義理主人居在首相固宜一反其道公耳忘私以輔平蕩之治又以勤攻吾闕為忠慮於國者則庶幾為士類之尊仰而乃反不然藉城社之勢肆威福之權其所好惡一循己私於是乎頑鈍嗜利者趨之容悅患得者附之自成一套號為時議順之則有利逆之則有禍遂使朝象日乖國事日非俗論肆行清議不張迨夫昨午相職雖解威勢不衰大小惴惴莫敢誰何跡其本末苟無乙未冬樹立則誠殆矣 殿下特念勲舊寵遇如一俾主其保合之權勉之寅協之道判府事果能仰體聖意洗心易慮悟前之非善後是圖則往雖不諫來猶可追正在今日而豈非公私之幸也如或外若和平內實乖戾恫勢作威一如前日畢竟衆怒鬼嗔自取顛沛則 殿下雖欲保全而恐不可得也乞將臣疏以示徐判府事彼若以臣言為是而受以為藥石則言者與有榮矣彼苟以臣言為非 殿下無遽罪臣乞召臣與之廷卞則臣當索言而極論

之若有一毫讒言請伏誣人之律焉不報○判中樞府事徐命善因尹得孚疏胥命下手書遣承旨敦諭曰尹得孚疏即世道之一大機關是豈無所以而發者前月宮筵說話亶出於念世道為世臣之血誠苦心也彼角勝而力抗者猶且知所感戢今反為搆捏之斧戕痛歎痛歎大抵得孚疏其端似微其源甚大子姑不一一索言者蓋有待耳卿義理主人也誼兼勲戚子之待卿卿之事予所以藉口而藉手者惟在一部明義而以卿地處被人搆誣至此而不已幾何而不至於滔天而燎原耶見今夜色已深區區之蘊不得盡摠待卿登筵可以面叙卿須隨承宣即為造朝或慮卿之未及知疏語原疏一本謄付入侍史官使之徃宣又遣承宣與之偕入卿可諒予之至意否耶○己丑遣都承旨沈豐之諭判中樞府事徐命善曰大臣諸宰皆已來會待卿造朝欲為引接以卿地處何不幡然回思急於敦迫不得長語卿須即為入來○召見時原任大臣備邊司提調教曰卿等以此時為何如也似睡非睡若夢說夢昨筵之辭教不啻縷縷向因亞銓問啓及銓郎疏語始知尹得孚見枳顛末論一重臣事終身廢錮有非朝家陶甄之意昨者前單點下盖有意也及見其疏滿紙張皇無非捏人之語而忽以徐判府事尾及於辭疏之末判府事果何如人也此而無難

犯手豈非世道之一大機關也卿等位躋具瞻諸宰亦致位金鉶世道之若是波蕩得孚之有罪與否其各詳陳存謙曰見渠疏本斷案難掩渠之多年廢枳即是一世之公議 殿下以無物不遂之聖意拔諸陰谷出之陽界則渠當一疏自劾以明其本心之不然而乃反扶護於負犯之凶徒必欲搆捏於秉執之大臣此無他只是為建德報仇所謂建德尚今不伏典刑致有此恠鬼之叫嚷得孚豈辦此事即濟恭使之國是因此而不明亂逆因此而肆氣世道之隱憂國勢之不張職由於此則雖至鞫問誠得宜矣樂性曰渠之廢枳專由於右袒濟恭之罪則今於甄復之後固當自劾之不暇乃反搆捏討濟恭之人自歸於護逆之科其旨意之陰潛設計之凶狡寧不痛心福源曰徐判府事與臣有親查之嫌而今此所遭關係甚重故不得不仰達矣 殿下所以授股肱之任委心腹之托者蓋其有隻手擎天之功也於其注措之間雖不無得失若其所執則明於義理嚴於懲討以是之故廢族之必欲甘心於判府者固已久矣判府事請罪蔡濟恭而反被一邊人所搆捏世道之變已無可言煙曰徐判府事即秉執大義理之人也搆陷若是陰慘則渠所以右袒凶逆力戰公議者固非為渠斷案乎若不嚴處如得孚輩其將接踵而出矣彼得孚猶屬枝葉根柢即濟

恭是已濟恭君父之讎也濟恭伏法然後凶逆可懲矣備堂具善復金華鎮鄭尚淳鄭好仁鄭一祥金履素尹塾趙時俊李在簡徐有寧李柱國李昌運徐有大朴祐源進前曰此皆懲討不嚴之致不可不亟賜處分金魯鎮曰無論公憤私憾以權勢二字攻斥大臣以此加人其設心極其無狀兵曹判書徐有隣曰尹得孚之和應凶賊背馳國是之狀已著於昨春一啓今此疏中一片精神專屬判府事判府事即討濟恭之人也得孚於此顯肆搆誣其心所在萬萬陰憎雖以濟恭事言之前後三司章疏迭發而王章不加官爵自如誠不勝痛骨而腐心也司直徐有慶李坤承旨徐有防沈豐之曰一堂上下與憤可見伏願特從臣等之請上曰明義錄雖云無地可讀為今日臣子者所不可明目張膽處乎然朝家所重惟刑政是已得孚與蔡濟恭薰蕕不相似聲氣不通真贓既未執捉則朝家刑政將安所施濟恭之外安知無其人乎平日卿等若能秉執而不撓則豈有此等事端種種生出原其所由一則予過二則予過卿等亦不無其責得孚不出之前佻佻泄泄有若睡中光景及夫得孚出後紘紘撓撓看作大事此果誠實底道乎朝廷之所維持者國體也國體如此寧不傷痛至若判府與國同休戚之人也有國則有判府如得孚百輩換面而出於判府有

何所損濟恭事當初聲討之人亦云無是事則雖欲加罪將若之何朝家之貽羞猶屬細故其有關於世道興喪當如何哉懲討亦有許多般有丙申懲討有丁酉懲討有戊戌懲討有庚子懲討則諸宰之混說懲討不嚴未知何懲討不嚴云耶諸宰事誠極寒心曰是曰非有何難底事而依違苟且若是之甚世事從可知也今雖右袒重臣有曰不可耶卿等皆退去○流尹得孚于金甲島教曰予之本心蓋欲卞別黑白無一人廢錮近於政目不見尹得孚三字固已致訝而向見銓堂銓郎之對辭卞章始得以詳知委折矣朝叅日廷奏之有情無情姑捨是因其彈人一事豈必終身永枳日前賓對已有筵教昨又點下於前望今觀疏本滿紙胡嚷無非反詈之談皆屬薄物細故稱以辭職忽附徐判府一事於紙末簸揚慢弄無所不至究其旨意專事構誣必欲甘心而後已判府事果何如人也誼均勲戚身佩安危蓋其樹立也秉執也屹然為義理主人故耳然以架虛鑿空之說挺身向刃於此大臣以為鉗制橋柄此豈一得孚口氣而已大抵近日廷臣視明義一部作一芭籬邊物畢竟馴致得孚子則曰非一朝一夕之故藉令竄殛之典施於得孚此何異怒室而色市舊例臺臣之劾大臣者皆不免流竄之舉况以判府事地處有此遭罹此而循常勘斷繼此大義

愈益湮晦人心無以底定將使嫁禍之徒售其網打之計尹得孚絕島定配○
以韓光會為判義禁府事○時原任大臣以罪未蒙勘奪命諭以勿待命○判
中樞府事徐命善出城遣承旨敦諭命善附奏曰臣之前後進奏每以開言路
為目下第一義今於勤攻之言遠有摧折之舉究厥所由實緣臣身此尤臣難
進之一端教曰卿以尹得孚處分謂之摧折又以極口構捏之說歸諸勤攻之
科此事若不明示好惡則承躅之漸將至負塗所謂明義錄一部束之高閣可
也卿豈忍看作一己私事反欲替引而救解之耶是豈杜言路也槩欲壑讒說
耳卿之執此為辭大非所望於平素竊為卿惜之卿之地處異於他大臣見俄
下傳教固宜登時造朝痛陳矯俗扶綱之方奈之何逆處江舍有若進身無路
者然耶卿須念君臣之大義須即入城聽予面諭○應教李魯春上劄曰蔡濟
恭之罪可勝誅哉真贓已露於凌犯凶言莫掩於詬罵年前三司之章已成斷
案壬寅正月朝參時大臣筵奏出而此賊逆節益復彰著惜乎大臣之前後二
言判成兩截懲討由是渙散噫彼大臣雖不足道而豈可使公議緣此一大臣
而壞了無餘哉伏願廓揮乾斷依律處斷至於尹得孚之疏右袒凶逆構捏義
理主人其心所在昭不可掩其所排布醞釀必非渠一人之自辨請設鞫嚴問

批曰第一件事忽又提起抑何故也第二件事本事非不恠駭律名有關後弊
○庚寅洞諭諸臣綸音曰近日又以重臣蔡濟恭事鬧端層起彈章沓至朝象
之波蕩姑捨是子誠應接不暇殆忘寢食子於此重臣事必靳持不賜許可是
豈但為重臣地也子之本意前後筵席言之詳矣諸臣則聽我邀邀以至持論
之峻者謂子以曲庇太過其次認以急於鎮安姑且兩是之以為漫漶之計云
者此皆不知子本意也曰曲庇曰鎮安亦有許多般條理不當曲庇處曲庇不
當鎮安處鎮安則反貽世道無窮之害將使趨向靡定俗習日渝子雖否德寧
忍為是苟使重臣之釁犯有真贓斷案塗人耳目者此大同之國論也子雖欲
曲庇而鎮安得乎子當洞言之諸臣須靜聽之所謂丙申春事不特今日臣子
之所不敢追提原案業已洗草到今憑考無所伊時昭晰慰譬之教重臣辭疏
中悉言之所謂壬寅春事李判府舉條以與某也圖翻某時鞫案一欵聞於某
也家人云而今其家人或死或竄元無指的憑問之地言根豈可質於大臣雖
大臣亦豈必知之外此被論事件之難以查究皆如兩年事重臣遭罹顛末大
體不過如斯而已即此可以知子本意不在於曲庇又不在於鎮安噫朝廷之
舉措莫大於刑政若以一毫不分明之跡遽置人於極律重辟其可以服人心

而懲亂賊乎一重臣之生死固不足費慮勞心所可懼者刑政之乖錯也予若牽於盈庭之聒耳不得已隨衆唯諾世之具眼者以子為何如主也且莫畏者公議也百歲在前千歲在後國史書之野史記之人君不恤刑政之乖錯是不畏公議公議不畏而其國不治者予未之聞也惜乎今日廷臣之念未至此也因此又有切可笑者第一件事諸臣更無敢刺口容說者以其不忍言不敢道也然則今日之所請均是一事而前所中止者近復追提何也且以第二件以下事言之或落空或證絕而自有日前一宰臣辭疏忽又如是煩浼朝廷之舉措果得宜乎否乎子誠為諸臣面發駢不知所以為諭至若昨筵請罪之舉又何為而發也朝廷處分惟當執其跡而論斷未知誅心之律見於經傳耶載於律令耶藉令尹得孚有阿好顧戀之心密受其指使觀其疏語實莫曉某段某句為證據之端倪其事件之大於是者以證據不分明不曾加罪於前日乃反勒成於今日則當之者亦可以畏服耶又以事關義理不可不嚴懲云爾則此亦有不必然者只將露蹤之得孚加之以流放竄殛固無妨而自得孚之至親切友株連猶不可况重臣與得孚臭類不相似者耶昨筵諸臣之言或以子有若私好於重臣者然何不成說之甚丙丁以來亂逆迭出如龜麟之地處苟

其干犯莫可容贖子皆不費聲色一一以其罪罪之未始有屈法而伸恩其他位至崇秩人罪惡貫盈情跡彰著並置常憲無少留難子之優於勇斷諸臣庶亦知之執此究之子何所惜於重臣嚴於前而忽於後使刑政判作兩截耶前日請罪之事禁令昭在今番聲討之舉輕重有別噫惟今十行縷縷子意豈欲徒然曲庇徒然鎮安也一日二日上下相持朝象之波蕩更無可言諸臣然猶爭執不已已有向時受教子言不再○辛卯敦諭判府事徐命善曰以卿處地有卿遭罹人心之陷溺世道之危險胡至於斯子心痛惋歷屢日而未已噫卿之所以秉執而事子者惟是義理二字亂賊有所懲畏綱紀賴以維持念卿鞠躬之誠既同休戚顧子托替之義每思裨補雖暫閑養於樞府無間倚重於勻軸而豈料釁孽之輩有此構捏之舉致使卿蒼黃去朝棲屑在野敷心之諭非止縷縷而進身之期尚此遲遲反孤倚毗之眷徒切虛佇之望予懷愕貽不啻如失國體損傷殆欲無言卿若一向牢執不思改圖則非但朝象之泮渙無以收拾將見羸豕之躑躅莫可沮遏以卿體國之悃鎮物之量苟能念及於此公私輕重之分想不待子言之申復卿須體寡躬之勤諭顧時事之至艱即日造朝聽我面諭○判中樞府事徐命善上疏曰臣三載元輔一未對揚時象之睽

弄國事之泮渙莫非臣罪而彼以勤攻有此規正之論者誠為頂門一針受謝之不暇豈或有愠怒之意哉臣之所自悼者則有之臣家世謹拙立朝無援權之一字太不襯着豈意衰朽之年受人詬斥若是之危怕哉特臺臣未察臣之實不然耳夫臺閣之糾官師未必萬言萬當而聖帝明王無不優容假借者或恐讜論由此寥寥今臺臣一言論臣而遽被荒裔之斥遂則設令臣作威作福真如臺臣之言人將視以為戒其為世道之患當如何此臣所以申複仰陳者也惟願早被重勘以謝公議批以予之所以倚卿者甚事卿之所以事予者何義明義一書是已是書也扶綱常正忠逆明好惡定趨向嚴隄防撐天地亘宇宙而不泯不沫者也蔽之王府信如關石和勻奠于邦家重於九鼎大呂是書之作豈徒然哉將所以君臣上下闡明是義也以是卿於秉軸之後半部治具專藉是篇事關懲討則卿皆慨然應諾奮不顧身此豈卿有私好惡於其間哉其國耳公耳矣死靡他抑亦婦孺走卒之所共誦也奈彼匪類之調戲官家者抵掌咬牙必欲甘心於卿久矣早晚彈章予為卿待之噫彼滿紙構誣誠不滿一哂惟予在在卿何予不暇為卿憂而竊為世道憂也夜下備忘卿果詳悉未顧今王綱不振釁孽萌心一部明義無地可讀而朝廷之刑政失平人心之去

就靡泊昨日處分此豈為重臣而然哉所以服人心也所以靖朝廷也子之苦
心卿想默會俟卿登筵當有洞論此果何等時也使義理復明亂賊知懼任國
家安危之責者非卿伊誰然則卿之所以遠巡者一己之廉防也子之所以敦
勉者萬世之彛倫也以此較彼其輕重大小果何如子不多語卿須即日入城
至若疏末云云虛受之量實切欽歎而卿何不念世道至斯耶並冀卿之諒之
也仍命亞卿傳諭借入○壬辰召見判中樞府事徐命善上曰向來李福徽
疏非無心而發故尹得孚事固已慮之今果出矣大抵前日宮筵下教亶出子
之苦心至意而不逞之輩乘機嘗試即此一欵槩可見矣命善曰臣則登筵得
孚則尚在罷謫此尤臣難安之端乞收得孚罪名仍賜臣長暇上曰卿豈可
遽退耶人言付之勤攻之科卿則益勉自重之道宜矣○竄前應教李魯春于
雲山郡教曰首陳事自有受教如不以受教為無足信則焉敢無難拖及甘抵
冒犯之科乎又若大臣事插入句語看之未半不覺駭惋其詞鋒之凌踏話頭
之乖悖此自有言疏以來所未見所未聞者大臣子所敬禮也無論言之是非
就事論事尚或謂之勤攻闕失而今以不足道三字一筆句斷其他侮辱之說
極口噴薄此而尋常勘罪朝廷體統將至於掃地盡矣前應教李魯春亟施竄

配之典○判中樞府事李徽之以李魯春疏語上劄自引批以安心勿辭○時
原任大臣聯劄略曰伏見夜下備忘彼逆滔天之罪諭之以無憑臣等沫血之
義責之以起鬧又申前受教作為禁言之防限臣等請就聖教而仰復焉有曰
獄案已洗憑考無所讎案一欵參證已絕一則以濟恭之致辟歸之刑政之乖
錯一則以請討之中止並與元惡而欲恕末又以尹得孚無所干連疑以勒成
噫草雖已洗罪則自在豈可以草之洗而掩罪之露也締交權凶圖讎鞫案聞
於權凶之家人發於大臣之筵奏所謂家人竄者尚在豈可謂憑問之無所耶
彼尹得孚疏藉曰非濟恭之指使顧其形迹自歸相聯至於濟恭之罪豈以得
孚跡而有所增減也臣等之請何嘗以株連於得孚勒成於濟恭耶伏願收還
昨下備忘批曰第一段予不更費辭教辛丑七月二十一日傳教庚子十二月
二十五日筵話謄出一通貼黃紙尾卿等覽可悉之第二段以家人之竄者尚
在謂之憑問有所而槩其被謫在庚子秋發論在壬寅春本事關係何等至重
而以大臣體國之誠豈可以三年前所聞之事始言於伊時耶予於日前備忘
記只將大臣豈必知之六字漫漶說去者辭令不欲暴露兼為大臣庇護到今
卿等既以此申復于予予始不得不明言之惜乎卿等之不念忠厚之風也所

請備忘還收事并宜不允於是乎予不免積拂卿等竊冀卿等之怒察也○判中樞府事李徽之又以諸大臣劄批句語胥命教曰諸大臣劄批中云云事子意出於為卿等救護之申暴之雖使卿十疏卜明何以加此意謂卿諒予至意忽有此待命之舉未知所執何居予誠不勝駭惑○癸巳持平李彥祐上疏討蔡濟恭之罪因請設鞫得情遞其職又教曰以備忘中兩段說話乃敢張皇敷陳至以原案等說無難說去至於所請律名即近日諸臺所無之口氣今此處分之只施末勘蓋以不足深責故耳前持平李彥祐削去仕版○正言李尚度上疏曰尹得孚以夤憑之性回譎之姿廢枳經年幸蒙甄錄之恩得廁臺閣之列反投一疏專事反詈至於挽及判府事徐命善事惟意構捏恣其噬齧丙丁以後百恠層生而此大臣昭闡國是屹然為義理主人故羣憾咸萃毒鎬先叢噫彼蔡濟恭聲罪致討不啻樂人而其峻正森嚴未有若此大臣之前前筵奏者也蓋自國榮德相逆節彰露之後一種釁孽之徒外示革面之狀內懷逞怨之計故得孚之前一疏造語巧黠遣辭惜毒及至今番敢於自訟之章叫嚷摺撫無所不至其旨意皦然可知噫蔡濟恭罔赦之罪尚未克斷故此等醜類每如是假托而跪跟臣謂蔡濟恭先施島配之典尹得孚拿鞫得情向來金夏

材以尹得孚疏通事與銓郎爭詰於政席前後兩疏顛倒矛盾得孚今日之舉安知不醞釀於其時耶論其形迹宜置重勘臣謂吏曹參判金夏材先施譴削之典批曰昨於大臣劄批謄示筵本重臣事任爾所欲為設又更言予之所執俱在李得臣處分時筵話矣况依庇德相云云尤是初聞然則當以何罪竄配可乎己亥秋德相疏後首攻者此重臣云耳尹得孚事拿鞠雖與設鞠自別而島配大臣猶請反汗加律非所以安其心不允金夏材事醞釀二字不已過乎○執義俞彥脩上疏討蔡濟恭之罪仍請寢金文淳罷職不叙之命尹得孚設鞠得情批曰不叙亦云未勘設鞠有關後弊不允○甲午以金憲為吏曹參議徐晦修為司憲府大司憲南玄老為司諫院大司諫○親試抄啓文臣○乙未弘文館志成○以鄭昌順為吏曹參判黃昇源為吏曹參議金履素為禮曹判書徐有寧為工曹判書○丙申○丁酉○戊戌諭判中樞府事徐命善曰卿豈可自處以外廷臣耶畀卿訓局都提舉間又行大將事凡幾次矣卿可默會丁酉以後團東自別于今八年都相及主將未嘗遽改予亦視之若頗牧然而部下將官未必人人得人則必須兩等考課可以黜陟此事關係豈不重大所管他司雖不磨勘本局決不可任置予方臨殿待貶目入來然後京司啓本始可

開圻卿須諒之即為舉行命善胥命屢加敦勉有躬駕迎之教命善惶恐趨入命入侍教曰卿之處義過矣予以屢下促教者非不知敬禮之義而不如是則無以勉出故也命善曰臣雖無似名以大官遭罹之後即便揚揚赴公自同無事則臣雖不足言而國體果將如何此所以寧被罪而不敢承命者也上曰卿則以今日世道朝象為如何耶隄防不嚴義理益晦人心至於陷溺俗習甘於玩愒今年不如去年明年甚於今年雖謂之日非可也予之所倚以為治者惟輔相而今則好惡不明趨向靡定今日之是甲而非乙者明日則反是乙而非甲毋論事之當否義之曲直惟視時議而俯仰初無擔着明張底意夫有國然後有其身無其國則大臣亦安得自有乎大臣如此卿宰如此下至於微末庶僚悠悠泛泛似睡非睡如此而其國能安者未之聞也以蔡濟恭事言之大臣三司譁而攻之者何嘗有一半分真職之把捉者乎忽於尹得乎疏出後羣起象斥指無謂有夫刑政有國所重也雖在尋常庶獄必得其十分精實然後流放竄殛無所不可而名曰討逆如此無形迹沒摸捉之事前古史牒之所未聞所未有者也且卿以尹得乎疏為執所指嗾也蔡濟恭則聲討雖甚狼藉臭類不啻馬牛豈可以依稀然疑之迹勒歸之於不干之人耶至若宮筵云

云其設心造意尤極巧密予則以為蔡濟恭不足疑也宮筵主人亦不必疑也別有一種不逞之徒背馳國是血戰公議乘機俟釁必欲甘心於卿家者矣卞莊之術明若觀火此輩不除則朝著無清明之日今日諸臣若嫌薰蕕之同器早效鷹鷂之逐鳥則子雖急於鎮安豈無所以處之者乎惜乎諸大臣之誤國至此也今日筵教大臣聞之必以為為不安而國事罔涯憂虞彌中臨殿待卿略布心曲從今以後勿以卿之一身廉隅復事自引仍命行訓局貶坐○以吳載純為弘文館副提學○校理李祖承上疏曰臣粗有疾惡之性難回偏係之論乃者尹得孚䟽出觀其辭氣便一急書其所搆捏殆無倫脊臣之向來力塞於注擬之際者斷斷苦心實在於明淑慝而嚴隄防渠若有一分嚴畏之心當前望點下之後宜即改心服罪之不暇而挺身護賊血戰公議大抵其䟽攙及諸人而伊究其本緣臣一人而發耳只以一言可否乃至義理埋晦怪鬼迭出國是靡定此莫非臣之罪也批以勿辭○己亥命前縣令洪守榮復職調用以慈宮誕辰隔日也○以金憲為吏曹叅議○庚子 上御春塘臺行儒生殿講○副校理申耆上疏討蔡濟恭之罪仍言濟恭頃日到院之䟽尤為絕悖所引樂毅書中恐傷先王明一句是何語也渠既以在趙之樂毅自處則其語脉之

陰慘指意之窮凶是豈可萌心而發口者也其意無君父眼空朝廷者莫非
殿下容貸之過也 殿下臨御以來未嘗罪一言者而獨於論濟恭之人一切
反是大臣之廷爭儒臣之劄列辭教過中處分乖當全無敬禮之意實欠恢聽
之量金吾之胥命絡繹邊塞之行遣蒼黃不料聖明之世有此顛倒之舉也儒
臣一劄差強人意而畢竟處分與右袒凶逆攻斥義理主人之尹得孚同歸竄
謫李彥祜之疏粗效一日之責而刊版之命亦係摧折甚至臺閣之臣咸懷顧
瞻之習迄無明張之舉伏願亟允諸臣之請收還伊時絲綸之過中者特寢言
者之以言獲罪者以光聖德焉批曰重臣未徹疏中句語事爾何妄率至此伊
時絲綸收還事子有積費商量收還二字非可論也大臣子固尊禮而目見其
不是處噤口不言可乎至於李魯春李彥祜等勘罪事出於示好惡之意也可
謂以言獲罪乎又教曰重臣向來所遭二件事子既為重臣伸晰無餘雖以媚
嫉之人無計容喙則忽又難覓未徹疏中一句語勒加之罪極意搆捏此路一
開流弊豈止於一重臣其他滿紙煩冤越甚矣似此氣習若不早加嚴防朝
著殆無完人而後已校理申耆削去仕版○以趙鼎鎮為吏曹參議○辛丑○
壬寅以黃昇源為吏曹參議○癸卯次對領議政鄭存謙曰臣病狀漸碗而特

以與疾之義強策入來矣。上曰既有故事故向日劄批貼黃以送一則李顯
永上疏時事一則李得臣處分時事此非予欲塞言者之意大臣率諸宰嚮討
是何等大事而其始也既無頭尾其停也雖緣事理之當停而外面看之又無
節拍事之不誠孰甚於此今又忽地請討貽戚予心論以事理則語曰明其為
賊賊乃可服今此重臣之罪有何可明之端耶今之討罪有二件事而第一件
事洗草之後無可憑攷第二件事予於此批答亦未能細及而蓋其家人云云
不成說其家人既於庚子七月竄配而壬寅正月大臣始言之抑於其間以言
語書札相通於家人而知之乎不然則三年後始為筵白亦可謂緩於討逆又
有一說文字抉摘固非朝廷之義事且重臣文字口氣或自如此何必深罪未
徹之疏不可成案且車蓋亭詩成案亦是元祐諸賢失着則今豈可效尤而不
顧開荆棘之嫌乎重臣向疏衛玠云云亦是不善為之語予亦為重臣惜之然
以此為逆可乎前兩件事既不敢復言又以此成罪未見穩當也存謙曰文字
之罪本非大何而今濟恭之素有負犯者又有此悖慢之語故與情益拂鬱矣
上曰朝廷事誠可笑自丙申至于今九年之後始以此事為言乎予於此事一
番提說則五內悲竇卿等何其不難為說耶左議政李福源曰臣等豈敢為貽

憾之舉而惟是嚴正厥罪還收備忘然後世道朝象始可鎮安右議政金燧曰
聖教縷縷而更有陳達則真若不體聖意而舉世公共之憤終不可遏也 上
曰本事卿豈不領會耶燧曰觀其句語則分明是悖慢之說豈可以文字之罪
而略之乎諸備堂齊進曰一國之論 殿下安得不許施乎 上曰蔡濟恭誠
若有罪一臺臣足可討之今日舉措豈不過當燧曰漏網之說雖或有之而並
其罪案而亦不得明誠可悶也 上曰決難句斷而舉措如是國體大損今日
朝廷卿等誤之也一向相持不得請則卿等自有引去之路而卿等引去之後
朝廷何以處之耶近來朝象風俗全不成說中夜思之不覺背汗不改此習則
蔡濟恭雖依卿言施罪世道終難鎮定矣燧曰蔡濟恭若不嚴討則臣等被罪
然後事面始有着落矣 上曰卿雖自引蔡濟恭決難置辟大臣引去雖非細
故國之刑政豈可顛倒乎存謙曰若使蔡濟恭無他罪案則即此看殺衛玠之
語實合譴罷而此等事反為總小功之察有不暇論矣 上曰第一件事到今
不可言若其第二件事李判府三年後始言豈可謂真案乎其所謂竄者即樂
彬也樂彬既竄之後大臣安得以酬酢乎今日卿等亦當往問蔡濟恭之事於
其子姪乎若如是則反有傷於李判府卿等獨不念此乎其亦不仁矣兵曹判

書徐有隣曰此事特始發於李判府之口而便是國言也 上曰其時延恩門入侍大臣亦有云云矣燿曰其時蔡濟恭章奏口氣可怕而大臣膽氣本小故奏對如是矣 上曰卿亦失言大臣豈恟於蔡濟恭耶燿曰臣等被譴然後事面可成矣 上曰為一重臣豈可罷三相乎存謙曰如臣無似忝居首席不得沫血請討先被郵罰是所望也 上曰卿之病勢如此一得休養亦似無妨福源曰臣意則不然若以此事之不當請而被罪則非所願也禮曹叅判徐有防曰蔡濟恭逆節悖說一言蔽之曰君父之讎不可不明示典刑 上曰何謂君父之讎燿曰宰臣所謂君父之讎者果是矣今則不但處分之不下並與明示好惡之教而亦不誕宣惟願過被譴罰雖以臣等私憤言之君父之讎未復豈可為人乎 〇領議政鄭存謙左議政李福源右議政金燿聯劄請討蔡濟恭之罪批曰半日為卿等所困不免因此飲暑方用治暑之劑要即差可際見劄本全篇是朝筵陳談今雖欲作答子亦別無新語卿等亟撤所請毋至重誤國事可也 〇備邊司提調金華鎮等退而上聯疏請討蔡濟恭之罪教曰刑政乖戾其國不殆予未之聞也否則予何所惜於一重臣日以阻撻言路為事耶予之商量非等閑商量諸臣尚不知予意之堅定乎抑務欲角勝而後已乎自有日

前劄批及備忘記第一件事既不敢復提則猶且斷斷第二件事甚至捏引辭
䟽句語羣咻而衆斥自予觀之益覺其露拙諸臣事殆有甚於邢七之狼狽可
哂且可悶今日備堂聯䟽之舉又何等恠底舉措位至重宰者勛勦如許諸臣
不足恤後之視今者謂朝廷有人乎否乎位著苟艱雖曰無以備位苟欲求之
亦豈患無人似此卿宰決不欲舍垢容置聯陳備堂金華鎮徐有隣徐有慶嚴
璿李坤李在簡金履素徐有寧李柱國李昌運徐有大徐有防沈豐之一並罷
職不叙其中武將出言發論自與文宰差殊戎垣亦非數遞之窠姑施罷職之
典○遞吏曹叅判金夏材職以李敬養代之夏材上䟽曰伏見正言李尚度䟽
本則以尹得亨舉擬相爭事詆斥臣身而其中一句有若以臣之初䟽隱然歸
之於釀成者然噫其所舉似之由已悉於向䟽而今番特除之後忽地攙論大
臣夫大臣之秉執樹立卓然為義理主人屹然為國家柱石凡所以欲害此大
臣者乃所以為建德報仇也臣若早知其如此豈可舉論於注措之間耶自聞
臺臣情外之斥直欲刎頸剗腹以明此心而不可得也且臣後䟽既歸矛盾之
科則亦可見始迷終悔之一端而言者之以前言持臣不亦異乎批曰本心無
他予豈不諒仍教曰宜令一伸廉隅特遞其職○甲辰輪對○領議政鄭存謙

左議政李福源右議政金煙胥命又上聯劄引罪曰臣等不誠不忠愚迷顛錯徒守秉彛之義荐犯瀆撓之科竟至於仰煩酬應致愆節宣當此庚炎進御湯劑臣等之罪萬誅而不足贖矣至於陳疏諸備堂譴罷之命亦有惶蹙不自安者懲討之請臣等倡之譴罷之加諸堂當之晏然在職有關四維伏乞削臣等應遞之職勘臣等罔赦之罪批曰目下呻嚙似是暑月常症豈足煩卿等之慮所望俾予稍得頤神息慮則病亦自可祛體卿等之嘉惠為如何哉陳疏備堂譴罷事何干於卿等而引以為難進之大防耶請罪則大臣倡之被罪則諸宰當之云者卿等於是乎未免失言諸宰之罪卿等皆欲替引從茲以往所謂諸宰有罪而不加罪置之莫或誰何之科可乎况今開政已至經宿因卿等不送薦望銓官之空徃空來凡幾遭矣卿等須諒須諒安心勿復替引斯速議薦○以徐浩修為吏曹判書浩修懸牌闕外終不膺命命問啓浩修以為尹得孚以威權二字論斥臣叔臣叔戒臣以無蹈銓衡以避危機區區私心必欲不負臣叔之訓翼日疏申必辭之義許之○乙巳以鄭好仁為兵曹判書洪樂命為禮曹判書擢吳載純為工曹判書鄭昌順為漢城府判尹宋載經為同知春秋館事金熹為同知義禁府事時位著乏人工判以下四望問于大臣加望陞擢○

兵曹判書鄭好仁以聯疏備堂獨違嚴譴引義屢違召記過拿問施以削黜之
典○丙午以趙時俊為吏曹判書李在協為兵曹判書鄭昌順為刑曹判書尹
東哲為漢城府判尹○領議政鄭存謙上疏引疾批曰近見卿神觀消瘦已以
加意將攝之意昨有筵教何至於尋章言懇耶俟少間視事仍命御醫賞傳補
劑○咸鏡道觀察使李命植上疏曰昨春尹得孚所懷違辭罔有餘地即伏聞
得孚又申前說極口醜詆匿其袒呂之本態只舉臣論趙琰一事歸之賣友臣
於琰交際淺深得孚何以知之強名之曰切友輒以論劾為罪苟使真有兄弟
之情其於大義理獨可容護而不言乎且所謂居無何而官位隆赫特以時諱
人莫之言權門之傳令軍卒云者此皆臣之大戾也其罪豈下於賣友一事而
此之不言只及於彼者無亦只知朋友而不知國家耶又其所謂擠陷坎窞用
意不良等語殆無異於街巷憤罵之習臣不容較下至於世道之憂誠為不細
淫朋比德構殺異己等語不但辭語之醜悖而已禍心透露掩遮不得昔唐武
裴二臣獨主討蔡之論為隣鎮所惡陰遣刺客或死或傷當時之容猶為蔽踪
匿影今日之容乃敢攘臂宣喝許孟容之論寂無更聞而山棚之毒手已再見
矣臣身之為武為裴非朝伊夕竊恐從今以後人皆視臣為戒漢賊莫下將不

知國家稅駕於何地豈不誠大可寒心乎伏乞亟遞藩任仍刊朝籍批曰人言不足為嫌卿心亦豈不諒○以具明謙為左捕盜大將○丁未教曰今對重臣誦傳壬辰陞資時先朝下教而崇陵外孫初登正卿子用愴感海昌尉明安公主第致祭忠貞公祠宇一體致祭時吳載純新陞工判召見便殿有是教○左議政李福源上劄曰聖人天也其德則中和其象則尊嚴容受以達聰明肅殺以行號令剛柔舒慘不失時義然後可以通天下之志除天下之患也殿下近日以來辭教多失平處分多過中當肅殺處施以雨露當容受處加以雷霆宣示備忘或近於禁切言路查詰傳聞非所以待遇經慳臺省譴罰式日斯降卿月班聯一夜殆空臣之耿耿過憂竊恐萬化之原或欠虛明和平之體未免意必固我之病發政害事不止於目下懲討之不行也伏願聖上益加涵養之工克奮乾剛之斷虛心應物屈己從衆使強毅有執寬裕有容之德各當其用無少有偏惟聖上念我臣濫叨匪據三載伴食重以舉措顛錯進退郎當旬日之間胥命者八聯劄者六昨請討逆今請被譴夕而泥首朝而彈冠臣何敢憑恃寵靈戴罪視事以重貽四方之譏罵乎伏乞亟賜鑄免批曰劄辭認出匡弼之意在予可作頂門一針敢不受而為謝附陳引免事特事勢適然

耳卿則何有安心勿辭即起視事仍諭曰近日父象之乖刺舉措之顛錯是豈卿等之咎予不能導正以貽朝廷無限羞恥一則子也二則子也子方反躬自咎之不暇此際卿等長第深引章劄迭上朝廷添一紛紜之端卿等何不諒耶此意亦欲使領右相知之卿其勉出僚相共參明日賓對○右議政金燧上劄曰伏以大義未伸函逆偃息苟究其由莫非臣罪抑臣隱痛者君臣猶父子父遭凶人之詈辱子為必報之計而父不諒其心曲護彼凶使其子不得一伸反與之並立則其子之痛冤當復如何噫時事有岌業之憂國賊增橫張之氣一則臣罪二則臣罪且况懲討之請臣與諸宰合辭而同聲罪均罰異臣雖無似職是大官大論未伸譴罰未同將何以藉手立朝抗顏對人覲然於百僚之首乎伏乞勸臣罪負以嚴國法批曰朝因左揆批子意略已及之卿聞知未噫子之爰立于卿豈有他哉無出於直諒二字予以是許與卿以是自任抑亦廷臣之所共知望卿日陳昌言嘉猷俾予一政一令無一不出於正以之俗套丕變治教休明卿須試思之今日朝廷果似何等時也刑法即礪世磨鈍之具而卷舌同聲應之如響令之俯則俯令之仰則仰真所謂影子世界宜乎卿之憂時慨世不欲藉手立朝子亦昧昧不知何辭可能譬解于卿然董整之責捨卿等

何以噫既往雖不諫來庶幾可追卿等克殫乃心以副予區區期勉之誠是豈但為予一人之幸實卿等之幸卿須安心勿復控辭即起視事○戊申○己酉領議政鄭存謙呈長單賜不允批○庚戌諭輔養官左議政李福源右議政金燧曰昨日即卿等進見日次也卿等引義不出顧今元子知思日開凡於言動起居政宜隨處導牖卿等雖欲引義於相職豈或遠巡於本任茲遣承旨諭予至意勿復控辭分日進見○辛亥左議政李福源右議政金燧聯劄曰臣等目下情地實有萬萬不獲己者朝綱由臣等隳矣世道由臣等清矣人雖無似職是具瞻其進其退上關國體一邊聯章祈免一邊束帶赴朝處義乖謬舉措苟艱其為駭觀聽而羞朝廷豈細故也虛啣在身動輒罣碍乞遽臣等議政之任俾得隨例效誠於輔養之職批曰大臣去就所係如何何為而作此深引之舉耶予不多誥卿等諒之輔養之任何關於廟廟而輪次進見未免因此遷延卿等何不念及於此况今秋序隔日新涼欲生左右輔導此政其時卿等何暇言私安心勿辭即起視事以副予顯企之意○壬子御宣政殿親臨都政

吏曹判書趙時

俊容議黃昇源兵曹判書李在協

○仍任守禦使鄭尚淳禁衛大將徐有大御營大將李柱國

搃戎使李昌運是日聯疏備堂罷散人亦叙用○教曰逢今年四大臣子孫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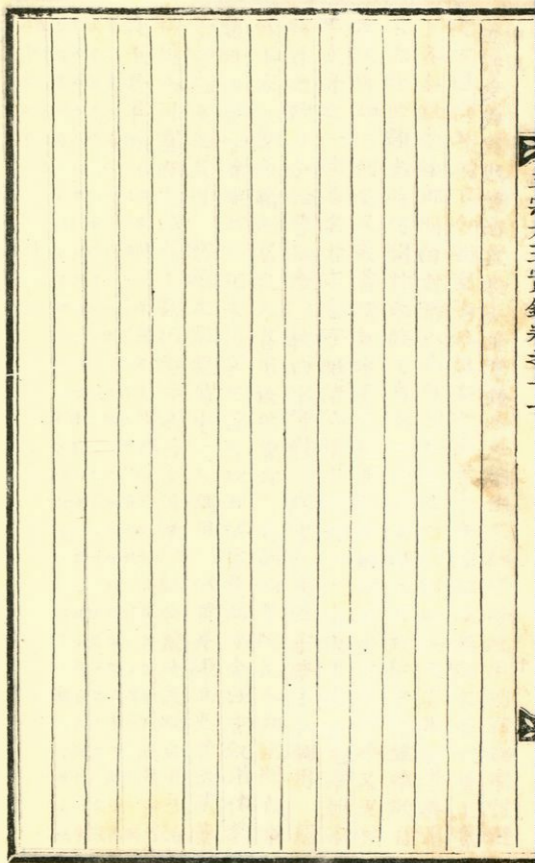
收錄之政况慶恩家人乎使 宗社有萬世磐泰之安莫非 聖后所賜慶恩
本家人近無位至二品者實非所以仰體 先大王眷恤之盛意也右承旨金
思穆陞資當品窠擬入慶恩府院君家遣近臣致祭○教曰國之所以維持者
忠與賢是已忠賢遺裔之輒命存錄非但念其人也蓋所以樹風聲而勵世教
也大抵忠賢之輩出莫我朝若而雲仍之零替莫近日若收簪之教前後相續
而曠世之感無地可表更以此意嚴飭東銓着意錄用先正文正公宋時烈後
孫昨夏既有收用之命待窠即為調用○教曰今年即我 先大王御極之年
也舊甲重回愴慕彌篤忠賢遺裔才有收用之命况翊戴之功如四大臣諸人
者烏可不先施褒獎之典至於趙李兩臣事蹟亦合收錄故領議政忠獻公金
昌集故左議政忠愍公李健命故左議政忠文公李頤命故右議政忠翼公趙
泰采故正言忠獻公李廷燭故執義忠簡公趙聖復子孫隨窠調用以示朝家
感舊錄孤之意○教曰䟽通一事即予一副苦心也既設言於筵席矣又示意
於絲綸矣至有抄出問議之舉而廟堂銓曹則一味邁邁便若無足憑信者然
大抵隄防不可不嚴也苟是名在丹書親近惡逆者則枳之塞之庸何不可而
最是無釁犯無疵類而一被指目公然枳塞者統計朝籍不可勝數近年以來

正宗文成武烈聖仁莊孝大王實錄卷之十七

甲辰

正宗文成武烈聖仁莊孝大王實錄卷之十七

六十八



(B)
732.55
4724
[v.26]
no.17
0230218

昭和七年四月五日印刷
昭和七年四月十日發行

(景李朝實錄太白山本)

京城帝國大學法文學部

京城府蓬萊町三丁目六十二・三番地

印刷所 朝鮮印刷株式會社

(B)
732.55
4724
[v.26]
no.17